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二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五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魯詩大雅一 補

服虔左傳注大雅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之下至臯

鷺是謂正大雅 補

文王 補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

淮南繆稱訓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謂日不足

也其憂尋推之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補

趙岐孟子章句五詩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王命

維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 補

皇清經解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五

魯詩經卷之十五

王逸楚詞九辯章句疊疊進貌詩云疊疊文王

喬樅謹案毛傳疊疊勉也臧鏞堂曰文選吳都賦注引韓詩

云疊水流進貌是疊有進義易繫辭上成天下之疊疊者虞

翻注疊疊進也訓與此同

陳錫載周

史記周本紀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

載成周道也

喬樅謹案載毛詩作哉傳云哉載也然則哉與載古今字之

異耳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列女傳八詩云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人嫖傳補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

俊父將自至

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

揚雄博士箴昔在文王經啟其軌助于德音而思皇多士多

士作楨惟周以寧

荀子君道篇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輔翼賢正則

身必安也

賈山至言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

補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補

新序雜事四王者勞於求人佚於得賢舜舉眾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呂成王用周邵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用眾賢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一雜事五說苑君道篇修文篇列女傳一並引濟濟多士二句又趙岐孟子章句十一引詩亦同

論衡藝增篇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

補

蔡邕集薦皇甫規表周文以濟濟為寧

又釋海亦引濟濟多士句

殷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

漢書劉向疏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

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歎曰夫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白虎通三正篇詩曰厥作裸將常服黼冕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于周也

又緋冕篇殷謂之冔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謂張而後得冔故謂之冔

趙岐孟子章句七麗億數也言殷帝之子孫其數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于周殷之美士執裸鬯之禮將事于京師

若微子者膚大也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補喬樅謹案此詩殷士毛傳泛言殷侯而劉向趙岐等並以爲微子皆據魯詩之說

蔡邕獨斷冕冠殷曰冔以三十升漆布爲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黑而微白前大後小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

黼冕補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漢書東平思王傳元帝璽書敕諭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修

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補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王式傳言山陽張長安幼君事式爲博

士由是魯詩有張氏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

帝是元帝爲習魯詩此所引述修厥德毛詩作聿修厥德聿

述古今字之異後漢書宦者呂強傳引亦作述

說苑權謀篇詩云自求多福補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昔有文王自求多福

趙岐孟子章句三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

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補

宜鑒于殷

潛夫論德化篇詩美宜鑒于殷自求多福補

上天之綽無聲無臭儀彤文王萬邦作孚

漢書揚雄甘泉賦曰上天之綽師古注綽讀與載同

廣雅釋詁綽事也補

喬樅謹案廣雅此訓正釋魯詩綽字蓋魯詩與毛文異而義

同鄭君禮記中庸注載讀為裁謂生物也是齊詩之訓與魯

毛義殊潛夫論引詩仍同毛氏作載疑出後人所改也

潛夫論德化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彤文王萬邦作孚此

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補

喬樅謹案儀彤文王毛詩字作刑彤刑音同古相通假

服虔左傳注儀善也刑法也善用法者文王也昭公六年傳正義補

應劭風俗通義一詩說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補

大明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荀子解蔽篇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補

喬樅謹案明明在下句又見荀子正論篇引

天難諶斯

潛夫論卜列篇天難諶斯又相列篇詩稱天難忱斯補

喬樅謹案諶毛詩作忱韓詩外傳十引詩作說春秋繁露引

詩作諶漢書貢禹傳同忱說諶古皆通用字潛夫論兩引詩
文各不同者相列篇或為後人依毛詩所改也

摯仲氏任

聿嬪于京乃及王季惟德之行太任有娠生此文王

列女傳一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

任之性端壹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淫聲口不出敖言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

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周室三母傳

潛夫論五德志篇太任夢長人感已而生文王厥相四乳為

西伯興于岐

補

郭璞爾雅釋親注詩曰聿嬪于京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曰嬪于京郭注所引是據舊注魯詩之文

娠毛詩作身眾經音義兩引皆作娠是三家之今文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論衡變虛篇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補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四引此詩六句文同

蔡邕集答齋議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

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

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

揚雄元后諫昭事上帝

高誘呂覽行論注詩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敬慎明於事上不

敢攜貳所以得眾福也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心欲小而志欲大所以心欲小者慮患

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夫聖人之於善也

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

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聿懷多福補

在郃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列女傳一太姒者文王之妃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妣氏之女

也在郃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

為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姒號

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內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

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之謂也補

喬樞謹案文王之妃句及在郃之陽二句今本文皆脫佚此

據後漢書崔琦傳外戚箴注所引補之

張衡西京賦在渭之涘補

白虎通嫁娶篇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

多詩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

娶大國也補

又曰人君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詩云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補

又曰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綬者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

示親之也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補

爾雅釋水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柎李巡注比其舟而渡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乘柎併木以渡別尊卑也孫炎注造

毛詩正義補

舟比舟為梁也維舟連四船使不動搖也揚雄方言造舟謂之浮梁郭璞注即今浮橋

補

喬樞謹案今本方言造舟作船船古造字見說文李善文選閒居賦注引方言但作造字今從之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風俗通義一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補

白虎通號篇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

又三軍篇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改正朔何質家言天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為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為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也詩曰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改號為周易邑為京也明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

又三正篇略同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風俗通義十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

補

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高誘呂覽務本篇注言天臨命武王伐紂必克之不敢有疑

心補

檀車皇皇駟駟彭彭

楊雄太僕箴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車孔夏四駟孔所

喬縱謹案楊雄箴言檀車孔夏知魯詩文但作皇皇訓為大

也故以孔夏言之毛詩作煌煌傳訓為明與此義異四駟毛

詩作駟駟高誘淮南注引詩亦作駟駟四字蓋駟之省文

高誘淮南主術注黃馬白腹曰駟詩曰駟駟彭彭補

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毛詩正義補

楚詞天問蒼鳥羣飛孰使萃之王逸章句蒼鳥鷹也萃集也

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羣飛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

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

亮彼武王襲伐大商

應劭風俗通義一詩云亮彼武王襲伐大商補

喬縱謹案亮毛詩作涼釋文云本亦作諒諒亮字相通用涼

字古文之假借韓詩同作亮亮相也見陸氏釋文漢書王莽

傳亦作亮彼武王是三家今文同襲伐毛詩作肆伐文與此

異傳云肆疾也襲者何休公羊注以為輕行疾至則亦與肆

義同矣

餘

皇清經解

魯詩遺說攷十五

九

史記周本紀古公亶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
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
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民欲以我故
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豳渡漆沮踰梁
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城
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

後漢書魯恭疏曰昔太王重人民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補

蔡邕琴操岐山操者周太王之所作也太王居豳狄人攻之
仁恩惻隱不忍流血選練珍寶犬馬皮幣束帛與之狄侵不
止問其所欲得土地也太王曰土地者所以養萬民也吾將

委國而去矣二三子亦何患無君遂杖策而出踰乎梁而邑
乎岐山自傷德劣不能化夷狄為之所侵喟然嘆息援琴而
鼓之云戎狄侵兮土地移遷邦邑兮適於岐蒸民不憂兮誰
者知嗟嗟奈何予命遭斯補

絲絲瓜瓞

爾雅釋草瓞瓞其紹瓞孫炎注詩云絲絲瓜瓞瓞小瓜子名

瓞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毛詩正義補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

新序雜事三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當是時內

無怨女外無曠夫補

趙岐孟子章句一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遠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澠水涯也循西方水澠來至岐山下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補

喬樅謹案新序引詩至於岐下于作於聿來相字胥作相與毛詩字異正據魯詩之文邠卿爲孟子書作注故但就本文訓胥爲相也又藝文類聚十五引列女傳曰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後人順毛改字非其舊文也

高誘呂覽審爲篇注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也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澠至於岐下避狄難也狄人獫狁今之匈奴也補

周原膺膺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姬美周原

日止曰時

張衡東京賦曰止曰時辭綜注曰辭也時是也

其繩則直

張衡東京賦其繩則直

應門將將

張衡東京賦立應門之鏘鏘

喬樅謹案平子七辯云應門鏘鏘疑魯詩字本作鏘又班固

西都賦激神嶽之將將李善注引毛詩曰應門將將按毛詩

作將將傳訓爲嚴正之貌將將二字孟堅蓋本齊詩將鏘皆

將之假借又藝文類聚居處部引毛詩曰應門鏘鏘太平御

覽百八十二引同蓋類書皆採摭前人引述詩辭不知古書所載多三家之異文而概以毛詩當之疏矣

乃立冢土戎醜攸行

爾雅釋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

社而後出謂之宜

蔡邕陳留索昏庫上里社碑戎醜攸行於是受賑

風俗通義八詩云乃立冢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大雅綿之篇曰肆不殄厥愠殄絕也愠

怒也亦不隕厥問隕失也言文王不殄絕犬夷之愠亦不能

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補

昆夷突矣唯其喙矣

趙岐孟子章句一詩云昆夷兌矣唯其喙矣

補

喬樅謹案張載注魯靈光殿賦云突唐突也詩曰昆夷突矣

孟陽之注正引三家今文觀毛詩混夷駮矣傳訓駮為突知

駮突古今字之異邢卿注孟子引作昆夷兌矣疑因上文行

道兌矣而誤合之

虞芮質厥成

史記周本紀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人界耕者皆讓

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

人所恥何往焉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詩人道西伯蓋受

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

案伏生尚書大傳言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與史記正合皇甫謐帝王世紀以文王受命元年即稱王易乾鑿度是類謀春秋元命苞並以文王伐崇始稱王伐崇在受命之六年則稱王亦在六年矣說各不同蓋緯書多與齊詩說相傳而史記本之魯詩也

又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夫夷大作豐邑

史記劉敬傳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去居岐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補

說苑君道篇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

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二國者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為閒田而反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己而虞芮自平補

楊雄博士箴國人興讓虞芮質成

漢書毋將隆傳哀帝制詔交讓之禮與則虞芮之訟息補

潛夫論五德志篇文王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補

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王逸楚詞章句一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

喬樞謹案聿毛詩作曰攷詩七月曰為改歲漢書食貨志作

聿為改歲角弓見睨曰消楚元王傳劉向引作見睨聿消抑
曰喪厥國韓詩作聿喪厥國班固習齊詩劉向習魯詩是毛
氏古文曰字三家今文竝作聿也

械樸

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賈子新書容經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
無由來其謹於所近乎詩曰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此言小人日以善趨也補

喬樅謹案趨毛詩作趣芄芄械樸四句又見卷五連語引詩
風俗通義八詩云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標者積薪燔柴也補
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爾雅釋訓峩峩祭也舍人注峩峩奉璋之貌毛詩正義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璋者所以郊事天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

宜是也定公八年補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白虎通三軍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師二千五百人師
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補

喬樅謹案太平御覽卷二百九十八引白虎通作五師為軍
二千五百人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三軍三萬七千五
百人也與今本文異盧文弼校定以今本為誤據太平御覽
文訂正喬樅攷白虎通下文引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
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橫

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為不足故復加五千人與上文六師一萬五千人其數正合不得以今本為誤也太平御覽所引當別為一條今世傳白虎通本中多脫佚固非完書竊意五師為軍云云是解上文三軍之義師為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及傳曰以下云云是解此詩六師之義故不同耳何休公羊隱五年傳解詁云二千五百人為師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天子六師之說亦與白虎通合

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補疊疊我王綱紀四方

荀子富國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補疊疊我王綱紀四方說苑修文篇詩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補疊疊我王綱紀四方

言文質美也補

趙岐孟子章句二雕琢治飾玉也詩曰彫琢其章補

喬樅謹案諸所引皆魯詩追琢作雕琢勉勉作疊疊文並與毛詩異毛傳云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是毛以追為彫之假借追或从金作鎚彫亦或从金作鋤疊與勉同義尔正釋詁云疊疊勉也禮記禮器君子達疊疊焉注云疊疊猶勉勉也國語周語疊疊忱湯注云疊疊勉勉也又韓詩外傳載此詩亦作疊疊我王與魯詩文同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疊疊

文王文疑當網紀四方補

喬樅謹案鄭君詩箋云以網罟喻為政張之為網理之為紀

與白虎通說合蓋亦用魯詩之義惟中論修本篇引詩與毛

氏文同疑後人順毛改之

旱麓

瞻彼旱麓

風俗通義十麓林屬於山者也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旱麓

補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潛夫論德化篇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賢之政則

賢多天夫形體骨幹為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況乎心氣精

微不可養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

君子修其樂易之德上及飛鳥下及淵魚罔不懽忻悅豫則

又況士庶而不仁者乎補

喬樅謹案此亦以道被飛潛見作人德化之盛也是魯詩之

義與毛傳相近胡毛詩作遐

清酒既載駢牡既備

白虎通三正篇詩曰清酒既載駢牡既備言文王之牲用駢

周尚赤也補

神所勞矣

楊雄長楊賦故真神之所勞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皇清經解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五

說苑修文篇詩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鬼神且不回而况於人乎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四亦引此四句惟藟作纍小異耳毛詩釋
文藟又作藟纍即藟之省借

高誘呂覽知分注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
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于天性以正直受大福補

淮南泰族訓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言以信義為準繩也
補

思齊

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漢書班婕妤賦榮任妣之母周補

蔡邕和熹鄧后謚議姬氏任母徒以正率內思媚周姜為高

又太傅胡公夫人靈表蹈思齊之迹

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列女傳一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及其

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君子謂太妣仁明而

有德詩曰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周室三母傳補

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

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所以

或上其叔季何也管蔡曹霍成康南皆采也故置叔季上伯

邑考何以獨無乎蓋以為大夫者不是采地也補

喬樅謹案臧鏞堂云此所引詩傳蓋即魯詩則百斯男之傳

白虎通所載魯詩為多單稱詩傳者皆魯詩也如禮樂篇引詩傳曰大夫士琴瑟御為魯詩傳可證也閒有引韓詩者則明俾韓詩傳臧說是也列女傳亦用魯詩其言太姒生十男引此詩則百斯男為證尤其顯據惟十男之次與史記管蔡世家小異又成叔武霍叔處互易其名疑傳寫之誤

蔡邕崔君夫人諫思齊徽音

趙岐孟子章指詩亦有言則百斯男補

神罔時怨神罔時恫

蔡邕胡夫人神誥神罔時怨又曰神罔時恫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淮南繆稱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補

趙岐孟子章句一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嫡妻則八妾

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補

喬樅謹案邠卿此解與毛詩傳箋並異攷白虎通嫁娶篇云

天子諸侯一娶九女重國廣繼嗣也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

無所不生也大夫功成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與

此一嫡八妾語合皆用魯詩之說又荀子大略篇引詩三句

文同

雍雍在宮肅肅在廟

楊雄長楊賦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說苑建本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大學之教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肆成人有德此所引無肆字疑魯詩本文如是

皇矣

皇矣上帝臨下以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晻西顧此惟與宅潛夫論班祿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指之憎其式廓乃晻西顧此惟與宅蓋此言也言夏殷二國之政不得乃用奢夸廓人上帝憎之更求民之瘼聖人與天下四國究度而使居之也補

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求人之瘼補

喬樅謹案毛詩求民之莫莫即瘼之省借王符用魯詩引詩當同蔡邕作瘼字下文更求民之瘼文尚作瘼可證也文選齊安陸昭王碑文慮深求瘼李善注云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是二家今文並同矣以赫毛詩作有赫指毛詩作者

漢書谷永對曰詩云迺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喬樅謹案論衡初稟篇引詩作此惟予度潛夫論班祿篇引此惟與宅宋本作與度攷漢書韋賢傳先后茲度臣瓚注云古文宅度同

淮南汜論訓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高誘注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

土此惟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

補

論衡初稟篇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天無頭面眷顧如何

人有顧睨以人傲天事易見故曰眷顧

補

喬樞謹案謹告篇云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效天之意義與此同

其樞其翳

爾雅釋木立死樞斃者翳李巡注以當死害生曰留斃死也

毛詩正義

郭璞注翳樹蔭翳覆地者詩曰其樞其翳

補

喬樞謹案據詩正義引李巡云云是李本爾雅蔽作斃與郭

本字異樞釋文云本又作留之與文尚卦與何篇也文

天立厥妃

爾雅釋故妃媿也某氏注詩云天立厥妃

毛詩正義補

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

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史記樂書詩曰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中論務本篇詩陳文王之德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類其德

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

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政應

和曰類照鑒四方曰明施勤無私曰類教悔不倦曰長賞慶

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天緯地曰文如

此則為九德之美

補

喬樅謹案惟此文王毛詩作惟此王季孔氏正義以為經涉
 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即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
 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莫其德音毛詩莫作貊三家詩皆作
 莫爾雅釋詁貊莫並訓為靜是字異而義同也俾毛詩作比
 徐幹中論引詩莫同毛作貊俾同毛作比與史記所引文異
 者此後人依毛詩改之非其舊也

無然伴換 玉篇人部詩曰無然伴換伴換猶跋扈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畔援釋文引韓詩云武強也不言文異是韓
 詩字與毛同漢書敘傳項氏畔換孟康注畔反也換易也解
 又異于韓毛孟康再齊詩履易之訓蓋本齊故師古不見齊

詩妄斥為非過矣鄭箋釋畔援為跋扈此從魯訓以改毛義

玉篇所引與箋說合而文作伴換當亦據魯詩之文

密人不其敢距大邦

高誘呂覽用兵篇注詩云密人不其敢距大邦 補

侵阮徂其

鄭君詩箋阮也徂也其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 補

張融曰魯詩之義以阮徂其皆為國名 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鄭箋之說正據魯詩孔氏正義引張融語云云又

言皇甫謐勤於考校亦據而用之是謐亦從魯詩也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新序雜事三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補

喬樅謹案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梁惠王篇引詩作

以過徂莒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從魯詩本文也邠卿亦用

魯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蓋順孟子本文為解疑從西京

博士師說或據程曾孟子章句之舊說也

楊雄長楊賦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補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荀子修身篇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補

賈子新書君道篇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言士民悅其德

義則效而象之也

喬樅謹案賈子淮南子引詩並作弗識弗知與荀子字異高

誘淮南原道訓修務訓兩注及呂覽孟春紀注引詩又皆作

不不弗義同古文通用之

淮南詮言訓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補

高誘淮南原道訓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曰不謀而

當不慮而得也補

又修務訓注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是也補

高誘呂覽孟春紀注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補

是類是禡

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補

高誘淮南本經注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

補

喬縱謹案類說文作禴類即禴之省爾雅釋文云類本或依

說文作禴

臨衝第第崇墉屹屹

張載魯靈光殿賦注屹猶孳也高大貌詩云臨衝第第崇墉

屹屹補

喬縱謹案屹屹毛詩作屹屹韓詩文與毛同此注所引據魯

詩之文也

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王在靈囿應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

新書君道篇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

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

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境之民間之者

裹糧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眾故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

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

曰王在靈囿應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

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及於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

而况士民乎

又禮篇詩曰王在靈囿應鹿攸伏應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

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鳥獸魚鼈猶得其所况

於人民乎

說苑修文篇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德之至也德不至則不能

文補

喬樅謹案賈生劉向並以靈臺為言文王德至皆本魯詩之義

新序雜事五周文王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吏以問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而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

心焉補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人閒訓注亦云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乃葬以五大夫之禮語皆本之魯說

白虎通靈臺篇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心察陰陽之會揆星辰之證驗為萬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

靈臺補

喬樅謹案此說與詩汜麻樞言靈臺候天意也大旨相合禮含文嘉說亦與此略同緯家用齊詩然則知齊說與魯同義矣

趙岐孟子章句一詩大雅靈臺之篇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

此臺眾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眾民自來趣之若
子來爲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言文王在囿中麀鹿
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獸肥飽則
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
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補
喬樅謹案邪卿之說與鄭箋同釋不日成之爲不與之相期
限亦與賈生言弗期而成義合皜皜作鶴鶴此順孟子本文
鶴古作鵠史記秦始皇紀屯卒留蒲鵠索隱云鵠古鶴字文
選何晏景福殿賦確確白鳥注云鵠確音義同作鵠者毛詩
之文也仞毛詩作物孟子音義云丁本作仞

張衡東京賦經始勿亟成之不日又曰鳩諸靈囿

楊雄上林苑令箴麀鹿攸伏

高誘呂覽重己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曰王在靈

囿補

喬樅謹案高注淮南本經訓又云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

畜禽獸也與呂覽注義互相備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沼池也詩云王在靈沼補

於樂辟雍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
辟者璧也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
辟之爲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爲言壅也壅天下之儀

則故謂之辟雍也補

喬樅謹案蔡邕明堂月令論亦云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與白虎通義同皆用魯詩之說韓詩以為不言辟水言辟雍者取其雍和也其義與魯詩異

鼉鼓鼂鼂

高誘呂覽季夏紀注鼉皮可作鼓詩曰鼉鼓鼂鼂

案呂覽諡大篇注引同惟淮南時則注引詩云鼉鼓洋洋字當是鼂之譌盧文弨云毛詩釋文逢亦作鼂徐音豐今攷字書不見有鼂字集韻鼂本作逢或作鼂擊又音豐豈此字與臧鏞堂云一切經音義八引郭璞山海經注亦作鼉鼓鼂

鼂據此益見洋為鼂之譌字

矇眊奏功

王逸楚詞九章章句矇盲者也詩曰矇眊奏功補

高誘呂覽達鬱注目不見曰矇詩曰矇眊奏功補

喬樅謹案詩釋文眊依字作叟字亦作眊史記屈原列傳集解亦引矇眊奏功楚詞注引詩矇眊奏功古者工與功同字周官肆師凡師不功注云故書功為工鄭司農讀工為功又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功字作公陳球碑公子完適齊為公正工作公皆通假字

下武

三后在天

風俗通義二詩云三后在天補

永言孝思孝思惟則

趙岐孟子章句九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言孝思

欲以為天下法則補

喬樞謹案毛詩傳箋並以惟則為則三后邠卿之說義與毛

異

蔡邕陳留太守胡公碑孝思惟則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荀子仲尼篇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補

淮南子繆稱訓人以其所願于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

欲于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

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補

喬樞謹案毛詩正義引定本順德作慎德疑為字誤今攷漢

書敘傳注所引亦與淮南子同作慎德蓋魯詩之文與毛字

異耳

文王有聲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

史記齊太公世家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

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

白虎通聖人篇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

風俗通義一詩說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補

築城伊洳

張衡西京賦經城洳辭綜曰洳城池也

補

安命

喬樅謹案毛詩築城伊洳傳云洳成溝也釋文引韓詩洳作洳云洳深池然則洳字蓋洳之通假魯詩之文亦與韓同作洳矣詳見韓詩遺說攷

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荀子儒效篇儒之爲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自西自東二句又見荀子王霸及議兵篇又新序

雜事五載孫卿語引詩亦同

說苑修文篇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雍諸侯類宮所以行德化也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補

蔡邕明堂月令論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大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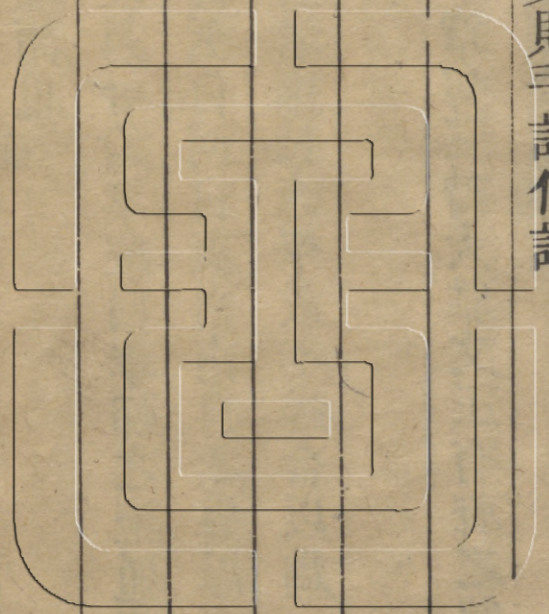
趙岐孟子章句三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

補

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列女傳八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陳嬰母傳

喬樅謹案貽毛詩作詒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二終

長沙王善化劉賓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三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六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大雅二

生民

史記周本紀后稷母有邵氏女曰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為不祥弃之隘巷馬牛過者皆避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弃渠中冰上飛鳥以翼覆薦之姜原以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為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弃為農師

天下得其利有功封於郃號曰后稷別爲姬氏司馬貞索
隱曰詩大雅生民篇所云是其事也

厥初生民時惟姜嫄

史記三代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
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繆乎褚
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于卵居稷人迹欲見其有天命精誠
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感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一言有
父一言無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故兩言之堯知稷契皆賢
人天之所生故封之契七十里後十餘世至湯王天下堯知
稷子孫之後王也故益封之百里其後世且千歲至文王而
有天下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于玄
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卽生契契生而
賢堯立爲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美而頌
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質殷號也文王之先
爲后稷稷亦無父而生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跡而履踐
之知於身卽生后稷姜嫄以爲無父賤而弃之道中牛羊避
不踐也抱之山中山者養之又捐之大澤鳥覆席食之姜嫄
怪之於是知其天子乃取長之堯知其賢才立以爲大農姓
之曰姬氏姬者本也詩人美而頌之曰厥初生民深修益成
而道后稷之始也

案史記武紀集解引張晏曰褚先生名少孫漢博士索隱引
張晏云褚先生穎川人仕元成閒韋稜云褚顛家傳褚少孫

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爲博士寓居沛事大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阮孝緒亦以爲然案漢書儒林傳沛褚少孫事王式爲博士由是魯詩有褚氏之學則三代世表後所引詩傳乃魯詩傳也又儒林傳山陽張長安幼君先事式論石渠至淮陽中尉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世表張夫子其幼君與

列女傳一棄母姜嫫者郃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見巨人迹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禳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偃翼之姜嫫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嫫之性清靜專一好種

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于郃號曰后稷及堯崩舜卽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居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嫫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嫫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頌曰棄母姜嫫清靜專一履迹而孕懼棄於野鳥獸覆翼乃復收恤卒爲帝佐母道旣畢補喬樞謹案居稷俗本作后稷形近之譌今尙書舜典亦同此誤毛詩思文正義引鄭尙書注作汝居稷官播時百穀可證今本之譌汝居稷者猶言汝作士汝作司徒耳又攷論衡初稟篇言弃事堯爲司馬居稷官皆其明驗也

許氏五經異義詩齊魯韓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

王逸楚詞章句序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補

蔡邕周巨勝碑銘厥初生民

克禋克祀以祓無子

喬樞謹案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九引鄭志王權引生民詩作

克禋克祀以祓無子此三家之今文毛詩弗字乃祓之假借

列女傳云禋祀以求無子求即祓之訓義也

履帝武敏歆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舍人注古者姜嫄履天

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生后稷爾雅釋文孫炎注拇迹大指處毛詩

正義補

喬樞謹案爾雅釋文敏舍人本作畎臧鏞堂云疑舍人本是

拇作畎臧說良確史記周本紀言姜嫄出野而踐巨人迹故

舍人以畎畝之中為解孫炎以拇為跡大指處是孫本爾雅

文作拇與舍人本異

白虎通姓名篇禹姓姒氏祖昌意以薏苡生殷姓子氏祖以

元鳥子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補

王逸楚詞章句一武迹也詩曰履帝武敏歆

喬樞謹案段玉裁云爾雅履帝武敏於敏字斷句王逸楚詞

注履帝武敏歆於歆字斷句古敏拇畎字同音皆在今之止

韻如段氏說當讀敏字絕句為安

不圻不副

論衡奇怪篇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禹母吞燕卵而生禹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逆生闔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如實論之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闔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闔母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能成七尺之形乎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使大人施氣於姜嫄姜嫄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跡之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况夏殷亦知子之與姬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禹后稷之母適欲懷妊遭

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

補

喬縱謹案春秋繁露質文篇言帝使禹皋論性知殷之德陽德也故以子爲姓知周之德陰德也故以姬爲姓故殷王改文以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是殷周之錫姓義取諸陽德陰德故別爲子姬也董子之說本於齊詩然聖人感天生三家詩之說並同吞卵履迹之事見於古傳記魯詩以爲殷周受姓所由師說相傳其來已久褚先生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

疑故兩言之其論良允說詩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

鳥覆翼之

論衡吉驗篇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妊身怪而弃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夫后稷不當弃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補

楚詞天問稷惟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煥之王逸章句曰帝謂天帝也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弃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詩曰誕寘之寒冰鳥

覆翼之

克岐克嶷

說文口部嶷小兒有知也从口疑聲詩曰克岐克嶷補

喬樅謹案淮南原道訓扶搖摯抱羊角而上高誘注云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又本經訓菱杼杼抱高誘注云抱讀岐嶷之嶷據此是岐嶷之嶷魯詩正作口旁疑與說文所引詩合原道訓注作嶷此後人順毛改之非高注之舊文也

禾穎穠穠

說文禾部穎禾采也从禾頃聲詩曰禾穎穠穠補

喬樅謹案穎毛詩作彼此所引出三家詩今文又穠下云禾采之貌从禾遂聲詩曰禾穎穠穠兩引詩皆作穎字段玉裁

注云古音支清二部互轉役在支部即穎之入聲蓋為假借字許此句用三家詩如如鳥斯朝為正字毛作革為假借字也

誕后稷之穡

潛夫論五德志篇姜嫄履大人跡生姬弃厥相披頤為堯司馬又主播種農植嘉穀堯遭水災萬民以濟故堯命曰后稷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邠家室

高誘呂覽任地篇注詩云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又辨士篇注

詩云實穎實粟有邠家室

白虎通京師篇周家始封於何后稷封於台公劉去台之邠

詩云即有邠家室又云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

喬樅謹案今本白虎通有台仍同毛詩作邠據王氏詩攷引作台字知宋時本尙未訛也吳越春秋云后稷其母有台氏

之女則魯韓詩本作台字諸所引作邠者皆後人傳寫為加邑旁耳

惟秬惟秠惟薺惟芑

爾雅釋草薺赤苗芑白苗秬黑黍秠一稭二米郭璞注詩曰

惟秬惟秠

喬樅謹案毛詩薺字作糜與爾雅異知此為魯詩之文盧文

昭云毛詩釋文糜爾雅作薺郭亡偉反赤梁粟也案爾雅釋

文作亡津反偉字疑誤夔夔古通

或春或旨

說文曰部旨抒曰也从爪曰聲詩曰或簸或旨抗或从手宀

眈或从曰宀

喬樅謹案旨毛詩作揄揄者旨之假借字鄭君儀禮有司徹

注引詩或春或抗周宮女春抗注引詩同鄭君注禮多用齊

詩說文旨下兼收抗眈二形即三家之異文作抗者為齊詩

則旨與眈其魯韓之詩與或春許引作或簸蓋傳之誤

浙之溘溘烝之焯焯

爾雅釋訓溘溘釋也焯焯烝也樊光注詩云浙之溘溘烝之

焯焯孫炎注溘溘浙之聲焯焯炊之氣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爾雅正義云溘郭蘇刀反詩云浙之溘溘據此知

爾雅舊注引詩即作浙之溘溘故釋文載其說毛詩作釋之

妄妄並古文假借字焯焯毛詩作浮釋文云爾雅說文並作

焯烝也浮亦焯之借說文所引與爾雅文同從魯詩也

行葦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柅柅

列女傳六昔者公劉之行羊牛踐葦葦惻然為民痛之恩及

草木晉弓工妻傳補

潛夫論德化篇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惟葉

柅柅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仁不忍踐履生草則又

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補

又邊議篇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况含血之人已同類乎補

喬縱謹案據此所引是魯詩說以行葦為公劉之事惟葉柅

柅維作惟今文皆如此石經魯詩可證也柅柅潛夫論作握

握盧氏文弼以握字是柅之譌良疇毛詩釋文泥泥下云張

揖作芄芄去草盛也今攷廣雅釋訓芄芄茂也芄芄亦三家

之異文又案班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

傷趙長君吳越春秋云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

葦叔皮之從父班伯習齊詩當傳家學長君少詣杜撫受韓

詩見漢書儒林傳足證齊韓師說亦與魯詩義合又後漢書

寇榮傳云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蜀志彭蒙傳云體公劉之

德行勿翦之惠益見漢人相傳舊說皆大同也

漢書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道博愛仁恕恩及行

葦補

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敕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補

肆筵設席

王逸楚詞招魂章句筵席也詩曰肆筵設席補

喬縱謹案叔師引詩本作肆筵設機機字是席之誤下文云

有簟筵好席可以休息也可證

敦弓既堅舍矢既鈞

列女傳六射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杖右手發之左手不

知詩曰敦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晉弓工妻篇補

喬縱謹案如拒之拒太平御覽引作矩韓詩外傳云手若附

枝掌若握卵四枝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越絕書云
左手如附泰山右手如抱嬰兒與此文大同小異

彫弓既設

張衡東京賦彫弓既設

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敦與彫古今字之異攷廣韻敦弓天子弓也又作敦毛古文借用敦字三家今文皆當作敦與彫又毛詩釋文云句說文作敦張弓曰設正義以句與敦字雖異音義同平子所引是魯詩故與毛文異

黃耆鮐背

爾雅釋詁鮐背耆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也耆靚也血氣精華靚竭言色赤黑如狗矣孫炎

曰黃耆而凍梨色如浮垢老人壽徵也

毛詩正義左傳傳德廿二年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黃耆台背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毛詩台為鮐之假借正義引釋名云九十曰鮐背又行葦詩箋云考凍梨也當皆本三家詩訓

張衡南都賦鮐背之叟

補

既醉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說苑修文篇凡人_之有患禍者生於淫泆暴慢淫泆暴慢之本生於飲酒故古者慎重飲酒之禮使耳聽雅音目視正儀足行正容心論正道故終日飲酒而無過失近者數日遠者數月皆人有德焉以益善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此之謂

也補

昭明有融

張衡東京賦昭明有融辭綜注融長也

高朗令終

蔡邕文烈侯楊君碑可謂高朗令終

樊光爾雅釋言注詩曰高朗令終

左傳昭五年正義補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荀子大略篇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句又見子道篇補

王逸楚詞九章章句類法也詩曰永錫爾類

喬樅謹案方言類法也訓與此同皆本魯詩

釐爾士女從以孫子

列女傳一塗山氏既生啓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

其德而從其訓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詩云釐爾

士女從以孫子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毛詩釐爾士女此作士女魯詩之文蓋與毛異

鳧鷖

楊雄校獵賦鳧鷖振鷖上下砰磕聲若雷霆

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

曰公尸燕飲載宗載考

補

公尸來燕薰薰

張衡東京賦具醉薰薰

皇清經角續編
喬樅謹案說文醺醉也詩曰公尸來燕醺醺段氏注云今詩
作來止熏熏上四章皆云來燕則作燕宜也許氏以醉釋醺
則醺爲醉意故平子云具醉薰薰詩意而言也

燔炙芬芬

張衡東京賦燔炙芬芬

趙岐孟子章句十二腍炙者爲燔詩曰燔炙芬芬

補

嘉樂

喬樅謹案春秋左氏傳及禮記中庸引詩並作嘉樂陸德明
釋文孔冲遠正義皆以爲魯齊韓詩與毛不同攷趙岐孟子
章句云詩大雅嘉樂之篇正作嘉字又隸釋載綏民校尉熊
君碑亦作嘉樂君子然則三家今文當俱作嘉爲是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案受祿于天句又見中郎集九祝詞

子孫千億

漢書哀帝紀宜蒙福祐子孫千億之報

補

喬樅謹案哀帝從韋元成章賞受魯詩見漢書韋元成傳

論衡藝增篇詩言子孫千億美周宣王之德能慎天地天地
祚之子孫眾多至於千億案后稷始受郃封訖於宣王宣王
以至外族內屬血脈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
故詩言千億

補

喬樅謹案毛詩以假樂之詩爲嘉成王今據論衡述詩以爲

美周宣王之德是魯詩之說與毛義異

又儒增篇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

也詩曰子孫千億

補

不倦不忘率由舊章

淮南詮言訓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守為義之不能相固威

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

者非所以為也所以無為也夫無為則得於一也一者萬物

之本也無敵之道也詩曰不倦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

補

說苑建本篇孔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

身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

不足道也然而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云

不倦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不倦不忘率由舊章夫不學不明古道而

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補

喬樅謹案一切經音義憊古文蹇迓二形籀文作譽今作憊

同說苑述魯詩引作憊字春秋繁露用齊詩引作騫字皆二

家之異文騫與憊通見文選劉越石扶風歌李善注又按率

由舊章句亦見蔡邕集朱公叔諡議

後漢書章帝詔曰詩不云乎不倦不忘率由舊章

補

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嘉樂之篇憊過也所行不過差也

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

者也

補

風俗通義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補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

說苑修文篇凡從外人者莫深於聲音變人最極故聖人因而成之以德曰樂樂者德之風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謂禮樂也故君子以禮正外以樂正內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引詩威儀抑抑二句文同

民之攸呬

爾雅釋詁呬息也某氏注詩云民之攸呬郭璞注今東齊呼

息為呬補

喬樅謹案毛詩呬作呬正義曰呬與呬古今字段氏玉裁云

呬者呬字之假借非古今字

公劉

史記周本紀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司馬貞索隱曰卽詩大雅篇篤公劉是也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

爰方啓行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詩云乃裹餼糧

高誘戰國策注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補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與高誘

訓同史記陸賈傳索隱引埤蒼作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眾經

音義引倉頡篇亦云橐囊之無底者並與此異解高誘用魯詩埤倉及倉頡篇所據或本齊詩故說互異又案史記索隱引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義與毛傳相反小司馬所引蓋出韓詩傳也

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大雅公劉之篇也乃積穀於倉乃裹盛乾食之糧於橐囊也思安民故用有寵光也戚斧揚越也又以武備之曰方啓行道路補

篤公劉于邠斯觀

白虎通京師篇后稷始封於邠公劉去邠之邠又云卽有邠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白王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

喬樅謹案毛詩于豳斯館此引作觀攷禮記雜記公館復釋文云館本作觀左氏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白虎通嫁娶篇亦引作觀漢書元后傳春幸繭館師古注引漢宮閣疏云上林有繭觀外戚班婕妤傳柝館列女傳作柝觀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靈囿燕于閑觀漢書作館是館觀古通之驗

汭坻之卽

鄭康成周官職方氏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汭坻之卽補

喬樅謹案漢書地理志本注詩芮隗雍州川也師古云隗讀與鞠同韓詩作芮隗班志多据齊詩然則齊韓文同矣鄭君周禮注引詩作汭坻之卽訓義與詩箋補氏正義以爲注

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其說非是鄭君注禮多用齊詩閒探

魯韓訓義此職方氏注蓋據魯詩故文與齊韓異耳

洞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

楊雄博士箴公劉挹行潦而濁亂斯清官操其業士執其經

案此以洞酌為公劉之詩魯說與毛異指

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荀子禮論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為民父

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子

者已能食之矣又能教誨之者也

補

賈子君道篇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

白虎通義號篇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羣也子

者丈夫之通稱也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

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歛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

則民壽哀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補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愷悌君子大雅所嘆

補

卷阿

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列女傳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

趙津女媧傳補

嗣先公爾酉矣

魯詩遺說攷十六

魯詩遺說攷十六

七

爾雅釋故酋終也郭璞注詩曰嗣先公爾酋矣補

喬縱謹案毛詩似先公適矣此注所引字句俱異知本舊注

魯詩之文也

祓祿康矣

爾雅釋詁祓福也郭璞注詩曰祓祿康矣補

喬縱謹案毛詩弗祿爾康矣傳云弗小也此引詩弗作祓與

毛氏字異鄭箋云弗福也是用魯訓改毛方言云福祿謂之

祓戩戴震疏證以弗與祓為古通用字

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列女傳五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齊義母傳補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愷悌君子四方為綱

爾雅釋訓顯顯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顯顯體貌溫順也印

印志氣高遠也毛詩正義補

蔡邕集與羣臣上壽表詩曰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不忘

萬壽無疆

案後二句錯舉詩詞

喬縱謹案荀子正名篇引詩顯顯印印五句愷悌作豈弟與

毛詩文同

徐幹中論修本篇詩云顯顯印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愷悌

君子四方為綱舉珪璋以喻其德貴不變也補

鳳皇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

天子

皇清經角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六

說苑奉使篇詩曰鳳皇于飛噦噦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補

喬樅謹案噦噦毛詩作翩翩噦字蓋翻之假借惟君子使二

句奉使篇兩引

王逸詞九歎章句藹藹盛多貌也詩曰藹藹王多吉士

蔡邕集中鼎銘媚于天子

鳳皇鳴矣於彼高岡梧桐生矣於彼朝陽萃萃萋萋噦噦

論衡講瑞篇案禮記瑞命篇雄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

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萃

萃萋萋噦噦噦噦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言即即足

足詩云噦噦噦噦此聲異也補

喬樅謹案論衡引詩梧桐生矣四句與毛詩次異初學記引

此四語亦同論衡攷說苑辨物篇引此詩鳳皇鳴矣六句高

誘呂覽開春論注引鳳皇鳴矣於彼高岡二句仍與毛詩合

疑論衡及初學記所引或記憶之誤偶倒其文也

爾雅釋訓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噦噦噦噦民協服也舍人曰

藹藹賢士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眾臣竭力則地極

其化梧桐盛也

毛詩正義

郭璞曰梧桐茂賢士眾地極化臣竭忠

鳳皇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與頌歌補

民勞

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詩不云虐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

皇清經義

魯詩遺說攷十六

此中國以綏四方

喬樞謹案毛詩作汜傳云危也箋云幾也師古釋迄為至義與毛鄭異蓋襲舊注三家詩之訓也

荀子致仕篇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

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禮及身而行修義及國

而政明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此之謂也

補

淮南秦族訓聖主在上位靡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

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

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

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

順而外寧矣

補

式遏寇虐

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式遏寇虐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

潛夫論述赦篇夫有罪而備辜冤結而信理天之正也而王

之法也故曰無縱詭隨以謹是良若枉善人以惠奸惡此謂

斂怨以為德

補

喬樞謹案無良此引作是良字之誤也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說苑君道篇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

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補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四晉人伐楚章亦引此詩二句又高誘
呂覽音律篇注引詩並同

板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

爾雅釋訓版版辟也李巡曰失道之備也毛詩正義補

後漢書李固傳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

故使下民將盡病也補

喬樅謹案韓詩卒作瘁與此文異詳詩下文云無然憲憲無

然泄泄爾雅釋訓曰憲憲泄泄制度法則也李巡注曰皆惡

黨為制法則也是以詩意為刺改制新法變亂舊章與李固

說合鄭君箋詩亦同此義疑固所述為魯詩也攻華陽國志李邵師事魯

茶固為邵子習魯詩無疑

又楊賜傳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補

猷之未遠是用大諫

列女傳六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楚江乙母傳補

天方難無然憲憲天方蹶無然咄咄

爾雅釋訓憲憲咄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

孫炎曰言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泄泄或作咄咄邢疏本泄作洩今攷說

文詁又作咄並云多言也引詩亦作咄詁二體據說文則爾

雅泄泄當從陸所見或本作咄咄者魯詩之文泄者毛詩

之文洩乃泄之或體毛古文假泄為咄三家今文當俱作咄

皇清經解卷之六
與詆毛詩箋云女無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鄭即用魯義申毛也

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女無敢沓沓但爲非義非禮背棄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補

辭之集矣民之協矣辭之緝矣民之莫矣

蔡邕答對元式詩辭之集矣

新序雜事三詩曰辭之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列女傳六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齊女徐吾

說苑善說篇子貢曰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

辭之緝矣民之莫矣補

列女傳六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齊太倉女

喬樅謹案新序雜事三引詩輯並作集與蔡邕同惟列女傳

六引作輯字洽列女傳作協懌說苑作緝新序仍作洽作懌

與毛詩同或後人轉寫順毛改之耳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敖

潛夫論明忠篇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敖

敖補

喬樅謹案敖敖毛詩作囂囂文與魯異爾雅釋訓敖敖傲也

郭璞注以爲傲慢賢者敖敖二字正釋此詩之訓

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荀子大略篇天下國有賢人世有俊士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用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補

列女傳一詩云我言維服衛姑定姜傳補

漢書賈山至言曰文王之時豪傑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用之所以興也又曰學問至于芻蕘者求善無饜也補

說苑尊賢篇泰山不讓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六齊管妾倩篇引詩文同

張衡七辯曰先民有言

潛夫論明闇篇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所以闇者偏信也是故人君通心兼聽則聖日廣矣庸說偏信則過日甚矣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補

後漢書魯丕疏毋令芻蕘以言得罪補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濯濯小子踦踦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不可救藥補

爾雅釋訓灌灌搖搖憂無告也郭璞曰賢者憂懼无所訴也補

釋訓又曰謔謔誦誦崇讓慝也舍人曰皆盛烈貌孫炎曰厲

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誦誦然盛以興讓慝也毛詩正義郭璞曰

樂禍助虐增譖惡也釋文引注曰言隱匿其情以飾非

列女傳三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爾同憂謹將

括母傳

案躄躄列女傳引作矯矯鄭注尚書大傳作矯矯攷魯頌矯

矯虎臣釋文作矯矯云亦作躄字並通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灌本或作懼攷尚書大傳鄭注引詩灌

灌作嚶嚶並通用字諄諄毛詩作熇熇郝懿行云爾雅本亦

作熇故釋文諄諄下別出熇字是即古本作熇之證陸氏不

察以為今本無此字非也喬樅攷說文熇火熱也引詩云多

將熇熇舍人爾雅注以諄諄為盛烈貌則古本作熇信矣

說苑辨物篇亂君之治不可藥而息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甚之之辭也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三晉伯宗妻篇引此二句文同

天之方憺無為夸毗

爾雅釋言憺怒也郭璞曰詩云天之方憺補

又釋訓夸毗體柔也舍人曰夸毗卑身屈己也樊光曰詩云

無為夸毗並釋文引李巡曰屈己卑人求得於人曰體柔毛詩正義補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徐幹中論亡國篇君子者行不媿合立不易方不以天下枉

道不以樂生害仁安可以祿誘哉雖強執搏之而不獲已亦

杜口佯愚苟免不暇國之安危將何賴焉詩云威儀卒迷善

人載尸此之謂也補

民之方殿明

蔡邕集和熹鄧后諡議人懷殿明之聲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殿屎呻也釋文云或作欬吹又作慙慙

說文作唵伊今據蔡中郎集則爾雅殿屎當作殿明為正

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說苑政理篇詩云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

為亂者也

補

天之誘民如填如箎

風俗通義六詩云天之誘民如填如箎填燒土也圍五寸半

長三寸半其一通凡為六孔箎十孔長尺一寸

補

誘民孔易

史記樂書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

上行之則民從之詩曰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喬樅謹案毛詩兩誘字皆作牖牖乃誘之假借禮記樂記韓

詩外傳引詩牖民孔易並作誘字與魯詩文同

民之多僻

後漢書張衡東京賦姬周之末政由多僻

又思元賦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

介人惟藩大師惟垣

荀子君道篇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

詩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此以士民分屬說與諸家異疑魯詩之說以大師

為大眾也疆國篇引詩說同

爾雅釋詁介善也郭璞注詩曰介人惟藩補

喬樅謹案介毛詩作价說文价下云善也引詩价人惟藩與

毛文同景純所引詩承用舊注之文故字作介又惟藩舊作

維臧鏞堂云案當作惟今從之

畏天之怒不敢戲豫

後漢書蔡邕答詔問灾異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二十三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四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七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魯詩大雅三

蕩

蕩蕩上帝

爾雅釋訓盪盪懈也李巡曰盪盪者勿思之懈也釋文孫炎曰

蕩蕩法度廢壞之懈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云蕩蕩本或作盪盪版版盪盪即釋板

蕩二詩之義疑魯詩文板作版蕩作盪與毛字異

疾威上帝其命多僻

說苑至公篇公生明偏生暗端慤生達詐譎生塞神聖生誠

夸誕生惑此六者君子之所慎而禹桀所以分也詩云疾威上帝其命多僻言不公也補

喬縱謹案毛詩釋文云辟本又作僻辟蓋僻之假借

張衡東京賦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補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說苑敬慎篇曾子曰官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補

白虎通諡篇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

一故據其終始從可知也補

新序善謀篇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言始之易終之難

也補

喬縱謹案此詩二句又見漢書賈山傳至言補

曾是強圉曾是掎克

王逸楚詞離騷章句強圉多力也

楊雄空司箴班祿遺賢掎克充朝

潛夫論敘錄曾是掎克何官能治補

案漢書敘傳云曾是強圉掎克為雄禦皆作圉與毛文異又

毛詩正義云定本掎作倍倍即掎之假借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

列女傳七詩曰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趙靈

吳女傳補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說苑貴德篇人之闕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晝

作夜言闕行也補

內巖于中國

淮南墜形訓食木者多力而巖高誘注熊羆之屬是也巖煩

腸黃理也讀如詩內巖于中國之巖近鼻也補

覃及鬼方

潛夫論邊議篇覃及鬼方補

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荀子非十二子篇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

命以傾補

說苑臣術篇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

闇君以爲己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

君好獨明君尙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

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

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曾是莫聽二句又見新序善謀篇及列女傳楚武

鄧曼篇引同

風俗通義五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

申救小懲而大戒哉補

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

列女傳七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敗齊東郭姜傳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本實先撥與魯文異
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漢書杜欽上言曰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
近而省聽者常怠忽可不慎哉

又劉向奏辭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
王紂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

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
喬樞謹案漢書谷永傳亦引詩殷監二語文同

潛夫論思賢篇雖有堯舜之美必考於周頌雖有桀紂之惡
必議於板蕩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夫與死人同病者不可

生也與亡國同行者不可存也豈虛言哉
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蕩之篇言殷之所監視在夏后之

世耳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
補

抑

中論虛道篇昔衛武公年過九十猶夙夜不怠思聞訓道命
其羣臣曰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交戒又作抑詩以自

儆也衛人思其德為賦淇奧且曰睿聖
喬樞謹案淮南繆稱訓云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

而羸我有過必謁之高誘注曰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與中論
說合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

皇清經角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七

淮南人聞訓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無毛詩作靡字異而義同

無競伊人四方其訓之

蔡邕集陳留太守胡公碑可謂無競伊人溫恭淑慎者也

案中郎集祖德頌及司空臨晉侯楊公碑引用詩詞並同蓋

魯詩文作伊人與毛氏異

高誘呂覽求人篇注詩大雅抑之二章無競惟人四方其訓

之無競競也國之強惟在得人補

喬樅謹案高誘此注引詩蓋順呂覽為解爾雅譯詁伊維也

二字訓義同

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王逸楚詞九歎章句覺較也詩曰有覺德行遠遊篇

楊雄劇秦美新不懇懇則覺德不愷

新序卷五五桓公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遇士於是也

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桓公其以之矣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魯公姊妹篇引此詩二句文同

敬慎威儀惟民之則禮記

張衡東京賦敬慎威儀

列女傳五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秦穆公姬傳補

中論法象篇詩云敬爾威儀惟民之則若夫墮其威儀恍其

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則慢

之者至也補而望其志與齊魯之齊也莫之與齊也

喬樅謹案徐幹引詩敬慎作敬爾文義亦異當緣下文有慎

爾出話敬爾威儀句而致悞耳補秦野公賦

顛覆厥德荒沈于酒補

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

小湛酒於酒詩曰顛覆厥德荒沈于酒補詩二同文同

喬樅謹案荒沈毛詩作荒湛不句就樂毛亦作湛樂

女雖耽樂從補

張衡西京賦耽樂是從補

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補

潛夫論勸將篇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淡無為體

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

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立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

五兵又為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戈兵用戒作

則用逃蠻方補

喬樅謹案毛詩輿作車戈作戎用戒作則句又作用戒戎作

逃作邊此所引是據魯詩文義與毛不同論衡言又為之憲

以厲正之詩所云用戎作則者故引以為證

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說苑修文篇古者必有命民命民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

事力者命於其君命然後得乘飭輿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

乘者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仁義功德則無所

用其餘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
不爭則強不凌弱眾不暴寡是唐虞所以興象刑而民莫敢
犯法而亂斯止矣詩云告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此之
謂也補

喬樅謹案此說與左氏襄公二十二年傳引詩贊鄭子張語
大意相合蓋魯詩之說如此告毛詩作質攷韓詩外傳亦作
告桓寬鹽鐵論作誥三家今文皆與毛異詳見齊詩遺說攷
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

說苑君道篇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
號垂顯令之名者也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
之謂也補

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孔安國論語注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
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皇侃論語語義疏

史記孔子弟子列傳三復白珪之玷

喬樅謹案史記晉世家亦引此詩四句惟尚字作猶

王褒講德論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

說苑說叢篇曰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四馬不能追也
口者關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言出于已不可止

于人行發于邇不可止于遠夫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

無發榮辱之本也可不慎乎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

雖有所悔焉不可從而追已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

之玷不可為也

補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說苑善說篇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

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忻憤滿以逆之寶之珍之

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行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補

新序雜事五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可不慎乎

補

無言不驕無德不報

荀子富國篇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補

喬樅謹案荀子致仕篇引詩文同讎即驕之假借也

列女傳五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云無言不驕

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周主忠妾傳

蔡邕集太尉橋公廟碑無言不酬

東觀記章帝詔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後漢書馬援傳注引

尚不媿于屋漏

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扉以炊

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

御覽一百八十八

孫炎曰屋漏者

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毛詩禮記正義

郭璞曰詩曰尚不媿于屋

漏

喬樅謹案媿毛詩作媿此據魯詩之文

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列女傳三詩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晉羊叔姬傳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淮南秦族訓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
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曰神之格思不可

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

補

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蔡邕集崔夫人誄淑慎其止

列女傳四詩云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宋恭伯姬傳補

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荀子臣道篇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禮儀以為文倫類以
為理喘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詩曰不僭不賊鮮不
為則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五代趙夫人篇引此詩二語文同又見邵
陽友娣篇引詩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荀子君道篇天子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塊然
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

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荀子不苟篇非十二子篇兩引詩同

說苑修文篇行步中矩折旋中規立則磬折拱則枹鼓其以
入君朝尊以嚴其以入宗廟敬以忠其以入鄉曲和以順其
以入州里族黨之中和以親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補

喬樅謹案列女傳二晉趙衰妻篇引詩文同

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新序雜事四好學知也受規諫仁也人而好學受規諫宜哉

其立也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此之謂也補

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王逸楚詞章句序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于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

雅

視爾夢夢我心燥燥

爾雅釋訓夢夢亂也燥燥愠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李

巡曰燥燥憂怒之愠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詩我心慘慘張參五經文字作我心燥燥與爾

雅同即三家之異文

誨爾諄諄聽我邈邈匪用為教覆用為虐

高誘淮南修務訓注詩云誨爾諄諄聽我邈邈補

喬樅謹案禮記中庸肫肫其仁鄭注云肫讀如誨爾肫肫之

肫攷玉篇肫字云悶也亂也肫字云亂也爾雅釋訓夢夢純

純亂也釋文云純或作諄音同顧舍人云夢夢純純煩懣亂

也毛詩釋文諄字又作純然則純者諄之或體耳楚詞惜誦

篇中悶瞀之肫肫並與純純同又尚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注

誨爾純純聽我眊眊純即純之譌字眊亦邈之聲借皆三家

異文也爾雅釋訓邈邈悶也正釋此詩邈邈之義道藏本淮

南高注引詩聽我邈邈與爾雅合今本從毛詩作藐藐藐亦

與邈通

中論虛道篇是己之非遂初之繆至于身危國亡可痛矣夫

詩曰誨爾諄諄聽之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補

喬樅謹案此引詩聽我作聽之與諸所引文義微異

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列女傳三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齊靈仲子傳

取辟不遠昊天不忒

列女傳八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周郊婦人傳

喬樅謹案辟毛詩作譬

桑柔

潛夫論過利篇昔周厲王好專利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

柔之詩以諷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遂是貪民也必將敗其類

王又不悟故遂流于彘補

其下侯洵

爾雅釋言洵均也李巡曰洵徧之均也某氏曰詩云其下侯

洵毛詩正義補正

將采其劉

爾雅釋詁劉爆爍也舍人曰劉爆爍之意也木枝葉稀疏不

均為爆爍毛詩正義郭璞曰謂樹木葉缺稀疏爆爍也見詩補

憂心隱隱

王逸楚詞遠逝章句隱隱憂也詩云憂心殷殷一作隱隱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慙慙下云樊光於謹反爾雅云憂也爾

雅釋文殷樊光於謹反郝氏懿行曰此即隱字之音詩釋文

亦從樊光讀也臧鏞堂云案爾雅是魯詩之學樊光本必作

隱隱憂也而引詩云憂心隱隱叔師楚詞注亦與爾雅同今

本殷殷皆後人據毛詩改之舊校云一作隱隱可證也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趙岐孟子章句七詩大雅桑柔之篇言誰能持熱而不以水

濯其手補

又曰淑善也載辭也胥私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

為沈溺之道也補

稼穡卒瘁

楊雄大司農箴季周爛漫而東作不勅膏腴不穫庶物並荒

府藏單虛靡積靡倉陵遲衰微姬卒以瘁

以念穹蒼

爾雅釋天穹蒼蒼天也李巡曰古時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

高色蒼蒼然故曰穹蒼補

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

列女傳八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明德

馬后傳

惟彼不順自獨卑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高誘呂覽知度注自智謂人愚自巧謂人拙詩云惟彼不順

自獨卑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愚拙者之謂也補

又淮南汜論訓注訾毀人行自獨卑臧補

匪言不能胡此畏忌

漢書賈山至言曰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諧言則退補

喬樅謹案師古注云此言賢者見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別言之而不言何也但畏忌犯顏得罪罰也又言言而見聽則悉意答對不見聽則屏退也今詩本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說

者又別為義與此不同喬樅謂聽言則對二句自是兩無正詩文賈山用魯詩魯說以兩無正為刺厲王故與此詩類引

非今詩本文有不同也漢人引詩多有類舉者如六月出車同為宣王詩匈奴傳亦類引之可證

徐幹中論虛道篇忠言之不出以未有嗜之者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補

喬樅謹案賈山至言引詩胡此畏忌徐幹引此字作斯仍與毛詩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為荼毒

荀子儒效篇凡人莫不欲安樂而惡危辱故唯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云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

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甯為荼毒此之謂也補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爾雅釋天西風謂之泰風郭璞注詩曰泰風有隧補

喬縱謹案秦毛詩作大釋文云毛如字鄭音秦秦風西風也
大此鄭君用魯詩改毛今攷賈山至言及潛夫論引詩仍同毛
作大者蓋古書多假大爲泰字師讀固自不同也

雲漢

皇甫謐帝王世紀宣王元年以邵穆公爲相是時天大旱王
以不雨遇災而懼整身修行欲以消去之祈于羣神六月乃
得雨大夫仍叔美而歌之今雲漢之詩是也
太平御覽八十五補

喬縱謹案毛詩正義引皇甫謐以爲宣王元年不藉千畝貌
文公諫而不聽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謂二年始
旱旱積五年謐之此言無所憑據喬縱謂謐以皇矣詩阮徂
共爲二國名從魯詩之說則說雲漢詩當亦據魯詩而言孔

冲遠不見魯詩遂疑謐言爲無據失之疏矣觀論衡須頌篇
云成湯遭旱周宣亦然然而成湯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災
不能虧政以成湯與周宣並舉湯有七年之旱則周宣之旱
積五年自是古有此說論衡之語蓋亦本諸魯詩

蘊隆熾熾

爾雅釋故熾熾薰也郭璞曰旱熱薰炙人補

喬縱謹案毛詩蘊隆熾熾釋文引韓詩作炯炯華嚴經音義
引韓詩傳炯謂燒草傳火焰盛也今據爾雅是魯詩字作熾
熾文與韓異毛詩蟲蟲卽熾熾之省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

說苑君道篇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補

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論衡治期篇詩道周宣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言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災害之甚者也

補

又藝增篇詩云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之時遭大旱

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

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有子遺一人增之也周之民遭大

旱之災貧羸無蓄積扣心思雨若其富人穀食饒足廩困不

空口腹不飢何愁之有而言靡有子遺增益其文欲言旱甚

也

趙岐孟子章句九周餘黎民靡有了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

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

補

菽菽山川

說文草部菽草旱盡也詩曰菽菽山川

補

喬樅謹案廣雅菽菽草木旱死也即釋此詩蓋三家今文皆

作菽段氏說文注云玉篇廣韻並作菽今疑當作藜草木如

盪藜無有也毛詩作藜藜傳云旱氣也藜亦即藜之省文

如炎如焚

後漢書章帝紀建初五年詔今時復旱如炎如焚

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如燠如焚與此文異章懷太子賢注引韓

詩曰旱魃為虐如炎如焚知三家今文皆作炎字

密勿畏去

後漢書蔡邕上封事曰宣王遭旱密勿祇畏

補

皇清新角糾錄
喬樅謹案據此知毛詩黽勉畏去魯詩作密勿畏去與十月之交黽勉從事劉向引作密勿從事文同

敬恭明神

張衡東京賦爰敬恭於明神

補

嵩高

嵩高惟嶽峻極于天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

蔡邕集司空楊公碑昔在申呂匡佐周宣崧高作誦大雅揚

言

案此云申呂者據張衡呂公誅樊穆侯亦氏呂非謂甫侯也

又九疑山銘峻極于天

又薦太尉董卓表輔佐重臣國之楹棟生應期運稟氣山岳

是故申伯山甫列于大雅

後漢胡廣傳注蔡邕作胡廣黃瓊頌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

神有周生申及甫

後漢書張衡應閒曰申伯樊仲實榦周邦服袞而朝介圭作

瑞厥蹟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

案此亦以甫爲仲山甫與蔡邕說同

喬樅謹案張衡云實榦周邦疑魯詩翰字作榦

趙岐孟子章指詩亦有言崧高極天

補

後漢書禰衡傳孔融疏曰惟岳降神異人並出

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

莊公四年補

喬樅謹案邵公稱魯詩者此引崧高作嵩與毛氏文異攷禮

記孔子閒居韓詩外傳引詩俱作嵩高是三家今文同趙岐
孟子注及蔡邕楊公碑字作崧乃後人依毛詩改之耳

風俗通義十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

天補

亶亶申伯王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潛夫論志氏姓篇四嶽伯夷爲堯典禮折民惟刑以封申呂
喬或封于申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故詩曰亶亶申伯王
薦之事于邑于序南國爲式

案地理志南陽郡宛故申伯國有屈申城與潛夫論說合

又三式篇周宣王時輔相大臣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
甫作封頌二篇其詩曰亶亶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

是式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此言
申伯仲山甫文德致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

喬縱謹案三式篇引詩薦字作纘序字作謝仍與毛詩同此
後人據毛改之非王氏舊本也攷毛詩釋文纘韓詩作踐踐
任也纘踐薦皆以音近通假禮記中庸踐其位鄭注云踐或
爲纘是古通之驗薦字訓仍與纘字訓繼義亦相近

錫爾玼珪以作爾寶

爾雅釋器珪大尺一寸謂之玼郭璞注詩曰錫爾玼珪補

張衡應閒曰服袞而朝介圭作瑞補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錫介圭以作瑞補

喬縱謹案玼毛詩作介古文之消借天子大圭謂之玼諸侯

命圭亦通稱玠圭寶毛傳云瑞也三家義同圭謂之信

南土是保

潛夫論三式篇其有申伯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今

受南土八蠻之賜補

申伯番番既入于徐

王逸楚詞七諫注徐周宣之舅申伯所封也詩曰申伯番番

既入于徐補

喬縱謹案此引詩既入于謝謝作徐潛夫論引詩于邑于謝

謝作序序謝古音通轉孟子書序者射也可證禮記射義序

點注云序點或為徐點是徐與序古通叔師亦用魯詩者本

或不同各據所見也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

應劭漢書外戚恩澤侯表敘注申伯周宣王元舅也為邑於

謝後世欲光寵外親者緣申伯之恩援此義以為諭也補

烝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白虎通姓名篇姓者生也人秉天氣所以生也詩曰天生烝

民

潛夫論相列篇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補

又德化篇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

有園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實遭水旱則枯槁而生孽民蒙

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惡之慮補

趙岐孟子章句十一詩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所法則人

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

補

喬樅謹案夷毛詩作彝魯詩文與毛異攷尙書洪範是彝是

訓史記宋微子世家引作是夷是訓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以

雞夷鄭注云夷讀爲彝周禮司尊彝司農注引作雞彝是古

者夷彝二字多以音同通用

生仲山甫

潛夫論志氏姓篇昔仲山甫亦姓樊謚穆仲封於南陽南陽

者在今河內

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樊宏傳云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而氏

焉亦與潛天論說合

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

蔡邕集崔夫人誄令儀令色

列女傳二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故訓是式威儀是力

宋鮑

宗女傳

喬樅謹案毛詩故訓作古訓鄭箋云故訓先王之遺典即用

魯詩義也

式是百辟

蔡邕集司空房楨碑式是百辟又銘論仲山甫有補袞職誠

百辟之功

案誠字恐式之誤

續我祖考

張衡司徒呂公誅四獄在虞傅土佐禹克厭帝心姓姜氏呂
登是南邦以家以處降及于周穆侯作輔寡于九族九族用
寧登受八命衮職靡傾黃耳金鉉公餽川盈綽兮其寬曠兮
其清既明且哲武保令名

王之喉舌賦政于外

楊雄尚書箴出入朕言王之喉舌

蔡邕集橋公碑賦政于外

案賦政于外句又見蔡集胡公碑引用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蔡邕集橋公碑既明且哲保身遺則

又司空房楨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列女傳二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曹億氏妻傳補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補

喬樞謹案高注呂覽知化篇引詩同又既明二句荀子堯問

篇引同

說苑立節篇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補

喬樞謹案懈毛詩作解古今文之異

徐幹中論智行篇大雅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夫明哲之
士威而不懼困而能通決嫌定疑辨物居方禳禍於忽秒求
福於未萌見變事則達其機得經專則循其常巧言不能推
令色不能移動作可觀則出辭為師表比諸志行之士不亦

愈乎補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蔡邕朱公叔墳前石碑柔亦不茹

又司空房楨碑剛則不吐柔則不茹

又范史雲碑不畏彊禦

漢書東方朔對曰譬若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大僕注引晉

灼曰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新序雜事四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

補

高誘戰國策秦策注不辟彊禦不侮鰥寡

喬縱謹案不畏彊禦此引作不辟文義小異

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荀子彊國篇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潛夫論交際篇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

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恕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恕者仁

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

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

又慎微篇德輶如毛為仁由己

張衡大司農鮑德誅知德者鮮惟君克舉

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喬縱謹案此見蔡邕銘論引用詩語

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喬縱謹案四語見潛夫論三式篇引詩

蔡邕集祖餞祝文四牡彭彭

仲山甫徂齊

漢書杜欽傳欽說王鳳曰昔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就封于齊猶嘆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

補

喬樞謹案師古漢書集注引鄧展曰詩言仲山甫銜命往治齊城郭而韓詩以爲封于齊此誤耳晉灼曰韓詩誤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喬樞謂杜欽說詩言佩玉晏鳴關雖歎之用魯詩義則此引烝民詩亦當據魯說鄧展晉灼竝以爲韓詩者韓詩亦云仲山甫封于齊與魯詩說同也攷隸釋漢永康中孟郁修堯廟碑云仲氏祖所出本姬周之遺苗天生仲山甫翼佐中興受封于齊周道衰微失爵亡邦後嗣乖

散各相土譯居因氏仲焉以仲山甫爲姬周之遺苗與杜欽言仲山甫異姓之臣無親于宣說各不同案唐元和姓纂云周太子虞仲支孫爲周卿士食采于樊因命氏今河南陽樊是也周有樊穆仲字山甫亦以仲爲姬姓說與孟郁修堯廟碑合碑語云云蓋出于韓詩唐時韓詩尙存故姓纂採其說又權德輿集云魯獻公仲子曰山甫入輔於周食采於樊雖說與姓纂微異而要俱以仲山甫爲周之同姓則皆本之韓詩也潛夫論志氏姓以仲山甫爲慶姓此據魯詩說與張衡以穆侯爲姜姓合慶姜古字通用水經瓠子水注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堯陵東城西五十餘步有仲山夫人祠祠南有仲山甫冢据郭緣生述征記以仲山夫人爲堯妃見漢

建甯四年成陽令管遵所立碑文仲山甫就封于齊魯韓詩說雖同而一以為同姓一以為異姓其義固別左氏僖二十五年傳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姻親正義引服虔曰樊仲山之所居故名陽樊曰王之姻親則其為異姓可知服子慎亦用魯詩者又左傳與魯詩同一師傳據此則仲山甫異姓之臣確為魯說尤有顯證矣又案爾雅釋詁肅齊過速疾也郭璞注詩曰仲山甫祖齊說者以郭注引詩證齊為疾則不以齊為國名其訓亦本三家喬樅謂郭注引詩當連下句式過其歸如引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如彼雨雪先集維霓之類是證過字訓疾之義非證祖齊之齊為疾也傳寫者偶脫去下句耳若以齊訓疾既曰往疾又曰過歸則於

文義為複沓不辭矣

吉甫作頌穆如清風

王褒講德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補

蔡邕答對元式詩穆如清風

傅咸詩吉甫作頌有馥其馨實由樊仲其德克明補

韓奕

王賜韓侯

元袞赤鳥

周官履人鄭注詩曰王賜韓侯元袞赤鳥鳥有三等赤鳥為

上冕服之鳥則諸侯與王同補

喬樅謹案韓詩作王錫韓侯與毛文同此所引蓋魯詩也

鈎膺鏤錫

張衡東京賦金鍛鏤錫又曰鈎膺玉瓊

喬縱謹案說文全部錫馬頭飾也詩曰鈎膺鏤錫錫即錫之

省文

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

風俗通義八謹案禮傳其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

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

清酒百壺是其事也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白虎通嫁娶篇天子諸侯一娶九女者何重國廣繼嗣也適

九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一娶九女亦足

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春秋公羊傳曰諸侯

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謂之姪者兄之子也娣者

女弟也必一娶何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

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

若已生之也不娶而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者廣異類也

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

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

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喬縱謹案姪娣毛詩作諸娣白虎通所引據魯詩文故與毛

氏異

皇清經角糾糾
楊雄少府箴祁祁如雲

有貓有虎

爾雅釋獸虎竊毛謂之虬貓郭璞注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補

高誘淮南天文訓注葉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

補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潛夫論志氏姓篇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近燕故詩曰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

補

喬樅謹案水經聖水注聖水又東逕韓城東詩韓奕章曰溥

彼韓城燕師所完王肅曰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所謂

寒號城也顧氏炎武云水經注濕水逕良鄉縣之北界歷梁

山南高粱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也魏地形志范陽方城

縣有韓侯城今按固安縣有方城村即漢縣也江氏慎修云

水經注鮑邱水過潞縣逕梁山南路縣今之通州則燕固有

梁山矣據此是水經注所言韓城與潛夫論近燕說合鄭君

箋詩以燕為安云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義

與此異

江漢

江漢陶陶

風俗通義十江出蜀郡湔流互微外嶠山入海詩云江漢陶

陶補

喬樅謹案陶陶毛詩作浮浮文與魯異毛傳云浮浮眾彊皃

今案陶陶當訓為盛長兒楚詞懷沙篇陶陶孟夏兮注云陶陶盛陽兒又哀歲篇冬夜兮陶陶注云陶陶長兒此詩言江漢陶陶謂其流盛而長也陶與下句滔韻

武夫橫橫

爾雅釋訓橫橫武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洗洗爾雅釋文洗洗下云舍人本作橫音同攷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光光神武注引詩武夫橫橫又舞陽侯樊噲贊翫將軍注亦引詩武夫橫橫是三家詩洗洗皆作橫橫桓寬鹽鐵論繇役篇引詩武夫橫橫段氏玉裁云蓋橫橫之誤臧鏞堂曰注爾雅者如樊光當於橫橫下引詩云武夫橫橫後人見毛詩作洗洗因據以改爾

雅猶釋言橫充也或作枕充也而孫本遂改作光充也

法言孝至篇武義璜璜兵征四方

喬樅謹案此作璜璜疑即橫橫轉寫之誤

江漢之澣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上

楊雄揚州牧箴江漢之澣

又曰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高誘呂覽適威篇注虎宣王臣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

我疆上補

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

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補

論衡氣壽篇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補

喬樅謹案據仲任此說是亦以召公為文王子

釐爾圭瓚秬鬯一首

白虎通攷黜篇王制曰賜圭瓚然後為暢未賜者資暢於天

子秬者黑黍一稔二來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

為鬯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

玉氣也補

常武

赫赫明明

高誘淮南原道訓注整讀赫赫明明之赫補

喬樅謹案高注即用詩常武此句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白虎通爵篇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

也舉事必告焉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

案毛詩傳云王命南仲於太祖此說與毛同

潛夫論敘錄蠻夷猾夏古今所患宣王中興南仲征邊補

整我六師

楊雄趙充國頌整我六師

既做既戒

周禮夏官注既做既戒補

喬樅謹案做毛詩作敬箋云敬之言警也警與做義同蓋三

家今文並作倣字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

史記太史公自序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補

潛夫論志氏姓篇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其在周世為宣王大司馬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補

喬樅謹案此說與春秋外傳楚語文同韋昭注引此詩云程國名伯爵休父名也以諸侯為大司馬

高誘淮南主術訓注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氏補

闕如虓虎

蔡邕集太尉橋公碑威壯虓虎

風俗通義二詩美南仲闕如哮虎補

喬樅謹案虓音同哮哮義同說文虓虎鳴也虓虎聲也服虔通俗文曰虎聲謂之哮虓見眾經音義二文選七啟哮闕之獸李善注云哮與虓同

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荀子君道篇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補

喬樅謹案荀子議兵篇亦引此詩二語

漢書嚴助傳詩云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補

新序雜事四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

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於外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補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荀子非相篇君子賢而能容罷智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詩云徐方既同天子之功補

瞻印

彼宜有罪女反脫之

潛夫論述赦篇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乃以威姦惡除民害也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王者以統治之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故詩刺彼宜有罪女

反脫之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王符傳引詩同

哲婦傾城

列女傳七詩曰哲婦傾城

晉獻驪姬傳

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惟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

人匪教匪誨時惟婦寺

漢書谷永上疏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

人詩云懿厥愆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

皇清經解

魯詩遺說攷十七

七

喬樅謹案毛詩亂匪降自天此引詩無亂字疑後人轉寫脫之師古注云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足證原文有亂字列

女傳引詩亦作亂匪降自天尤其明徵也

列女傳七詩曰懿厥悲婦為梟為鴟夏桀末喜傳又曰婦有長舌

惟厲之階晉獻驪姬傳又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魯桓文姜傳又曰

匪教匪誨時惟婦寺齊靈聲姬傳

喬樅謹案哲據谷永引作愁毛詩古文作喆釋文云喆音哲

本亦作哲攷說文哲知也从口折聲愁或從心喜古文从三

吉毛詩下武章世有哲王釋文云本作愁又作喆喆即喜之

省文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列女傳一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績言婦人以蠶織為公事

者也休之非禮也魯季敬姜傳

人之云亡

蔡邕集太尉汝南李公碑人之云亡

心之憂矣寧自全矣

列女傳八詩云心之憂矣寧自全矣嚴延年母傳

喬樅謹案全毛詩作今此所引據魯詩也

無忝爾祖式救爾訛

列女傳三詩曰無忝爾祖式救爾訛晉范氏母傳

喬樅謹案爾祖毛詩作皇祖訛毛詩作後與此所引魯詩文

異

召閱

浩浩訛訛

爾雅釋訓浩浩刺素食也舍人曰皋皋不治之貌某氏曰無

德而空食祿也

毛詩正義

郭璞曰譏無德功尸寵祿也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皋皋樊本作浩臧鏞堂云按爾雅當本

作浩浩舍人注同樊書當引詩云浩浩訛訛後人據毛詩改

為皋皋也

又曰訛訛莫僕職也李巡曰君鄙闇臣子莫親其職也

毛詩正義

郭璞曰賢者陵替奸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

補

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列女傳八君子謂昭儀之凶嬖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

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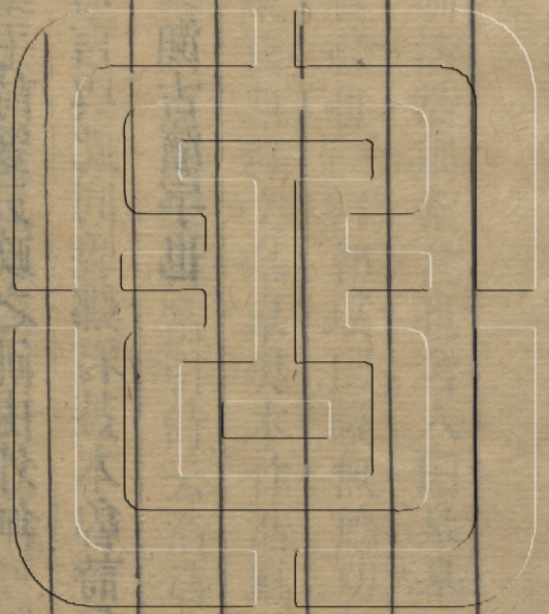
漢趙姊娣傳補

喬樅謹案毛詩箋云政之亂由外無賢臣內無賢妃蓋之亦

分外內而言與此同義鄭君蓋本魯詩為訓濱毛詩作頻即

瀕之省文瀕古濱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四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二十五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八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魯詩頌一

史記平準書贊詩述殷周之際安寧則長

又敘傳湯武之隆詩人歌之

論衡須頌篇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

所以嘉上也補

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補

周頌

清廟

皇清經解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八

皇清經角經
蔡邕獨斷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
所歌也補

喬樞謹案此所引卽魯詩周頌之序也後三十章同

王褒講德論周公咏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

漢書韋元成奏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補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選眾賢罔不肅和崇

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歿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

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

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歡心

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

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

和獲天助也

楊雄河東賦險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

蔡邕集明堂論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

者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嚮明則曰明堂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以周清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

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成王以周

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

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

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

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

補

喬樅謹案詩正義引賈逵左傳注言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與
韋元成蔡邕說合皆用魯詩之義鄭君詩箋釋清為有清明
之德義與諸儒異孔疏申鄭據書傳說清廟歌文王之功烈
德澤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胡承珙曰尚書大傳明
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故欲其清靜者欲其在
位者徧聞之也此正以清靜為義孔自讀書傳不審耳賈說
似勝於鄭喬樅謂鄭君詩箋自用毛義古者清廟明堂異名
同事則清廟當兼有清明清靜二訓其義始備

維天之命

蔡邕獨斷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

補

不顯文王

王逸楚詞招魂注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

喬樅謹案鄭君毛詩箋云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
無倦已是以於乎不顯為一句文王之德之純為一句與此
異讀

假以溢我

余疋釋故溢慎也舍人曰溢行之慎也某氏曰詩云假以溢

我

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詩
譏以謚我字與魯毛異釋文假以溢我不載韓詩異文則韓
亦與魯毛同胡承珙曰案說文譏訓嘉善也與毛傳假嘉義

合蓋識者正字假者借字何則聲之誤也爾雅溢慎謚皆訓
靜溢又訓慎尚書維刑之恤今文作謚是溢謚恤古字通說
文引詩謚爲正字恤溢皆借字也

維清

蔡邕獨斷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

補

白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
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爲惡日久其惡最甚斲胎殘賊天
下武王起兵前歌後儻尅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
喜盛

補

喬樞謹案據此諸說是魯詩之義與毛同也漢書司馬相如
傳韶濩武象之樂張揖注云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

夷成王命周公以兵退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也張說本

呂氏春秋古樂篇高誘亦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

迄用有成

蔡邕胡夫人神誥故能迄用有成

維周之祺

尔正釋言祺祥也舍人曰祺福之祥也某氏曰詩云維周之

祺

毛詩正義補

喬樞謹案毛詩釋文祺下引徐云本又作禎正義亦引定本
集注祺字作禎則是毛氏作維周之祺與魯詩同今詩注疏
本俱作禎蓋據徐邈及崔靈恩本所改也

烈文

皇清經解賈扁

魯詩遺說攷十八

四

蔡邕獨斷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補 服虔左傳注烈文成王初卽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 毛詩正義

補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白虎通瑞贄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

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

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

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 補

喬樞謹案烈文詩作於成王卽政之年此二句溯武王定殷

時事而言也錫茲祉福毛傳云文王錫之白虎通則指武王

而言蓋用魯詩之說故與毛義異

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

白虎通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

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 補

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列女傳一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補

天作

蔡邕獨斷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 補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

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

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天作高山四句又見天論篇引詩

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

說苑君道篇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

下理矣詩云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補

喬樅謹案毛詩詁訓傳釋夷為易僻君韓詩章句同外傳三

又引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詩曰岐有夷之行今據說

苑言事寡易從云云則魯訓亦同於韓毛也

楊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補

蔡邕祖德頌詩言子孫保之

昊天有成命

蔡邕獨斷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補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

新書禮容篇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

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

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

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

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

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

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謠謠文武之烈案

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
調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
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
喬樅謹案此說言成王武王之孫與毛詩箋以成
王為成此王功訓義迥異攷漢書匡衡傳衡引此詩亦言昔
者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
名是齊魯詩說皆如此章昭國語注云成王謂文武修己自
勤成其王功非謂成王身也鄭賈唐說皆然四家之詩師傳
不同故說多殊旨也

肆其靖之

尔正釋詁肆故也郭璞注見詩補

喬樅謹案毛詩肆其靖之傳云肆固也箋云固當為故字之
誤也鄭之釋肆與爾雅訓合亦據魯義改毛邵晉涵曰肆訓
故者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矣之故有因其
故然之意此所以與治吉同訓非徒為中上之詞國語以固
和之謂順其固然所以為和猶孟子云故者以利為本文言
曰利者義之和也故國語又云終於固和毛亦假固為故非
堅固之謂也

我將

蔡邕獨斷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補

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

服虔左傳注儀善式用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之謀

安四方也補

喬樅謹案德毛詩作典漢書刑法志引詩亦作德與左傳所引同蓋三家詩並作德字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漢書孔光傳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

吉也補

喬樅謹案本傳光為孔霸子霸者安國從孫也安國治魯詩光當亦傳其家學也

趙岐孟子章句二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尚畏天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補

喬樅謹案此以保為安與鄭君詩箋說合鄭亦用魯訓申毛

也

時邁

蔡邕獨斷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補

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於軍乃罷兵西歸行

狩記政事作武成補

喬樅謹案左傳以此頌為武王克商所作韋昭周語注亦云

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為巡狩告祭之樂歌鄭君詩箋云

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狩也皆主武王而言惟

後漢書李固傳注引辭君章句以此詩為美成王是韓詩與

毛說異白虎通巡狩篇云武王不巡狩至成王乃巡狩蓋主

韓詩之說今據史記言武王克殷西歸行狩則魯說亦與毛

同胡承珙曰案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
管之文與竹書紀年武王克商命監殷遂狩于管之文合又
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不顯瞻過於河
宛瞻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近又書序云武王伐殷往
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卽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
放之桃林之野其下文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用倒載
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載干戈載橐弓矢語合然時
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矣
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後漢書李固對曰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
內而應於外者也補

喬樅謹案毛傳訓疊爲懼義與此異章懷太子注引韓詩薛
君傳曰疊應也與李固釋詩義合然則知魯韓訓同矣
懷柔百神及河喬嶽

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
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
喬嶽補

淮南泰族訓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
不滿溢海不容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補

喬樅謹案淮南引詩喬字作嶠說文新附云嶠山銳而高也
从山喬聲古通用喬

尔疋釋詁柔安也某氏注詩曰懷柔百神補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云懷柔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段氏玉裁曰按宋書樂志宋明堂歌謝莊造歌詩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故假濡爲柔字臧鏞堂曰按毛詩作懷濡三家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也

東觀書章帝詔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補

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史記周本紀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蔡邕集釋誨武功定而干戈戢

執競

蔡邕獨斷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補

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荀子富國篇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琤琤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補

喬樅謹案荀子管磬琤琤元刻作磬筦將將與毛詩同今從宋本王伯厚詩攷引作管磬琤琤不誤降福穰穰潛夫論作穰穰威儀反反作板板與荀子小異

爾雅釋訓錙錙樂也穰穰福也簡簡大也舍人注喤喤鐘鼓之樂也穰穰眾多之貌也某氏注詩云降福穰穰李巡注簡

簡降福之大也 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謹謹又作鎡詩作隍毛詩正義引舍人爾雅注作隍隍臧氏鏞堂云按漢書風俗通皆同尔疋作隍正義引舍人注順毛改爲隍今攷荀子書及東京賦並作隍疑亦後人所改如管磬瑒瑒之從毛改爲磬管將將也穰穰尔疋釋文作穰穰云本今作穰攷潛夫論作穰穰與陸本釋文合

漢書劉向傳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張衡東京賦鐘鼓隍隍又曰降福穰穰

潛夫論正列篇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

人德義茂美神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 補

風俗通義大詩云鐘鼓鎡鎡管鎗鎗降福穰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類者也 補

思文

蔡邕獨斷思文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補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史記周本紀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

列女傳一詩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 姜嫄傳 補

喬樅謹案史記烝作蒸國語仍作烝字與列女傳所引同

飴我釐麩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周頌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

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

趙岐孟子章句十一來麩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麩補

案趙岐用魯詩當作飴我釐麩此後人妄改之

臣工

蔡邕獨斷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補

峙乃錢鏹

尔正釋言峙具也補

喬樞謹案毛詩作庠傳云庠具也庠峙古通毛魯字異而訓

同周禮考工記注引詩作待亦三家之異文

噫嘻

蔡邕獨斷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補

喬樞謹案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

親載耒耜躬耕帝藉此春郊祈穀之事也又仲夏大雩帝用

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此夏

雩祈穀之事也與詩言率時農夫播穀服耕其義正合

振鷺

蔡邕獨斷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補

振鷺于飛于彼西雍

蔡邕薦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

又與何進薦邊讓書雖振鷺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

或加

又釋誨振鷺充庭

喬樞謹案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曰西雍文王之雍也是以雍為辟雍毛傳云雍澤也箋云白鳥集于西雍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此澤即禮所謂澤宮辟雍者四周壅之以水形圓如璧故亦謂之澤古者辟雍太學清廟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胡承珙曰西雍猶言東膠東序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箋云西雍之澤蓋亦以為文王之辟雍也

豐年

蔡邕獨斷豐年一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

補

喬樞謹案毛詩序豐年秋冬報也箋云報者謂嘗也烝也與

此義同此烝嘗非四時宗廟之祭也故毛敘以報言之攷禮

記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云嘗者

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又孟

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所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

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

酒於太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又釋祈與

大割及臘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高誘淮南時則訓注亦云

云烝冬祭也正此詩所言蒸嘗秋冬之祭謂之嘗者取物成

嘗新之義謂之烝者取品物備進之義禮月令言畢饗先祖

詩豐年亦言烝畀祖妣其事正同此詩與上噫嘻篇相應噫

嘻為春夏祈祭之所歌豐年則為秋冬報祭之所歌固與宗

廟時祀之烝嘗名同而實異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降福孔偕

說苑貴德篇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

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聖人之

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

敢以其物薦進

補

張衡東京賦觀豐年之多稌

補

王逸楚詞九歎注醴醴酒也詩云為酒為醴

有瞽

蔡邕獨斷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

補

喬樞謹案毛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云合者大合

諸樂而奏之即用魯說申毛

有瞽有瞽

王逸楚詞九章注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

張衡東京賦設業設虞又曰崇牙張又曰樹羽幢幢

應棘縣鼓

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鼗小者謂之應李巡曰小者音聲相承

故曰應應承也孫炎曰和應大鼓也

釋文郭璞注詩曰應棘縣

鼓在大鼓側

補

喬樞謹案周官大師鼓棘注鄭眾曰詩云應棘縣鼓棘小鼓也讀為導引之引鄭君禮記明堂位注引詩同毛詩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鄭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此據今文改毛郭注所引是用舊注魯詩之文

簫管備舉

風俗通義六詩云簫管備舉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身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母來獻其白玉瑄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作音故神

人和鳳凰儀也又曰簫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補肅雍和鳴先祖是聽

史記樂書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尔正釋言肅嗻聲也郭璞注詩曰肅雍和鳴補

喬樞謹案肅嗻毛詩作肅雍文與此微異

蔡邕禮樂意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補

潛

蔡邕獨斷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補

涔有多魚

尔正釋器溇謂之涔舍人注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涔也太平御覽

八百三十四 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毛詩正義補

喬樞謹案毛詩正義云涔潛古今字釋文云潛尔雅作涔郭音潛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潛據此則魯詩潛亦當作涔與韓詩同今獨斷作潛字此後人順毛所改也又攷高誘淮南說林訓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為罾幽州人名之為涔與孫炎說同舍人注云以米投水中養魚米字蓋木之譌毛傳糝字亦从米傍詩正義引李巡尔正注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糝字尔正作木邊積柴之義也糝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為正胡承珙曰糝謂之涔尔正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為器况漆沮大水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涔為魚池則又當入釋地矣尔正既與戩罍罍並列則糝自是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

雍

蔡邕獨斷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補

喬樞謹案以雍為禘太祖之所歌魯說與毛敘同鄭箋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攷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禘禘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禘何禘之為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又韋元成云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並與箋說同則魯家之說以此禘太祖為祀

文王也鄭君詩箋蓋用魯義補

淮南主術訓奏雍而徹高誘注雍已食之樂也補

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漢書韋元成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清承事

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

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補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

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

案韋元成自責詩天子穆穆蔡邕司空袁逢碑穆穆天子皆

用詩頌語

包咸論語注辟謂諸侯公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皇侃

疏曰相助也穆穆敬也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之後而

天子儀容盡敬穆穆然也補

喬樅謹案包咸習魯詩此注當本魯訓

後漢書章帝紀建章七年詔豈亡克慎肅雍之德辟公之相補

既右烈考

王逸楚詞離騷注父死曰考詩曰既右烈考

亦右文母

漢書杜鄴對曰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

也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補

載見

蔡邕獨斷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

補

和鈴鈇鈇

張衡東京賦和鈴鈇鈇

喬樅謹案鈇鈇毛詩作央央鈇央古今文之異

休有烈光

蔡邕陳太邱廟碑休有烈光

有客

蔡邕獨斷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補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

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補

又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

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

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祀先祖詩曰厥作裸將常服

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

其馬此微子朝周也補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

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隱公三年補

喬樅謹案公羊隱三年春王二月解詁又云王者存二王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說亦與白虎通合疑皆本魯故

武

蔡邕獨斷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

也補

喬樅謹案呂氏春秋古樂篇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今攷春秋繁露言文王受命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成文武之

制作泂樂以奉天直以武爲文王樂者按白虎通義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據此是文王已作武樂及武王克殷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魯詩序云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不言周武所作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大武爲武王所定卽傳爲武王樂猶咸池本黃帝所作樂堯增脩而用之曰大咸而咸池亦得爲堯樂也

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補

勝殷遏劉者定武功

潛夫論五德志篇武王駢齒勝殷遏劉成周道

補

風俗通義一詩云勝殷遏劉者定武功

補

喬樅謹案武功毛詩作爾功魯與毛氏文異

閔予小子

蔡邕獨斷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

政朝於廟之所歌也

補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

蔡邕宗廟祝嘏辭予末小子遭家不造

喬樅謹案和熹鄧后諡議亦用遭家不造語

漢書劉歆議比遭家之不造

王莽傳補

風夜敬止

潛夫論慎微篇文王小心翼翼成王風夜敬止思慎微眇早

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

喬樅謹案毛詩正義引王肅說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

位始朝於廟之樂歌其義非是攷漢書匡衡引此詩云熒熒

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文選寡婦賦注引韓

詩曰惓惓在疚凡人喪曰疚皆以此為成王喪畢之詞與蔡

邕言成王除喪始朝於廟說合毛敘變成王言嗣王其為免

喪後始朝於廟可知是此詩四家師說大同王肅述毛以為

周公致政之後殊失詩旨矣

訪落

蔡邕獨斷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

補

訪予落止

爾疋釋故落始也郭璞注詩曰訪予落止

補

朕未有艾

惟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史記樂書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

維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孰能如斯

喬樅謹案據太史公言成王作頌是此詩皆為成王之言鄭箋以上句訪予落止為成王之詞下句率時昭考為羣臣之

詞與魯詩說異

敬之

蔡邕獨斷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補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

新書禮容篇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母曰高高

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

有緝熙於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

定忘敬而怠人必乘之鳴乎戒之哉

喬樅謹案此詩佛字三家義無可攷毛傳訓為大鄭箋訓為

輔正義以佛之為大其義未聞李黼平毛詩紉義曰說文奔

大也从大弗聲讀若予違汝弼毛蓋讀佛為奔廣韻云腓胛

大也腓肸卽佛肸是佛亦本訓大也曾釗毛鄭異同辨曰凡
 从弗之字卽有彌違之意如矯弓之屈以使正爲芻矯人之
 非以合宜爲莠其字皆從弗從大從弗言大矯之鄭訓佛
 爲輔實與傳相將非違傳也胡承瑛曰說文彌輔也重文作
 芻孟子法家拂士趙注謂輔拂之士是作拂作佛皆芻之假
 借詩意當云大哉是予之所任者尙賴羣臣示以顯德之行
 箋則直言輔弼是任與傳意別喬樞謂據說苑言成湯文武
 知任其過引此詩佛時仔肩二語以證宋人聞君子之語能
 脩德改行以消災異當取輔芻爲義鄭君詩箋蓋用魯義中

毛歟

列女傳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

補

漢書孔光傳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
 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

補

淮南脩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
 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
 熙於光明此之謂也高誘注詩頌敬之篇言日有所成就月
 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又曰夫事有易成者
 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曰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補

潛夫論讚學篇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是故凡欲
 顯勳績揚光烈者莫良於學矣

補

蔡邕集上始加元服與羣臣上壽表緝熙光明思齊周成又

文烈侯楊公碑緝熙光明

中論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

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

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

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其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

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己効故詩曰學

有緝熙於光明其此之謂也補

說苑君道篇昔者夏桀殷紂不聞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

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詩曰佛

時仔肩示我顯德行補

喬樅謹案賈子引詩示我顯德行示作視示蓋視之古文

小毖

蔡邕獨斷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序小毖嗣王求助也箋云言成王求忠臣早

輔助已為政以救患難即取魯義申毛也胡承琪曰篇中桃

蟲飛鳥之喻多難集蓼之言是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

時急求輔助故其辭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即桃

蟲飛鳥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即

求助之謂也小毖之作似正值周公東征詩曰予其懲者懲

莫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已懲艾悲彼家

難也曰毖彼患者謂禍難未已當日慎一日大誥所云朕言

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即位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

解其曰求助與詩序相應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通為免喪即政時事也

莫與拏蠡自求辛螫

潛夫論慎微篇莫與拏蠡自求辛螫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訓粵夆掣曳也毛詩傳莽蜂瘳曳也正義

引孫炎爾雅注謂相掣曳入於惡也郝氏懿行云掣說文作

瘳云引縱曰瘳通作摯廣雅摯引也玉篇摯與瘳同又說文

與曳也曳亦牽引之言也粵夆蓋禿徻之省說文禿徻並

云使也聲借為莽蜂又借為併蠡文選海賦或掣掣洩洩於

裸人之國掣掣洩洩即掣曳也喬樅謂爾雅粵夆此據魯詩

之文潛夫論多用魯說字亦當作粵夆今本作拏蠡或後人

轉寫改之胡承琪曰潛夫論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此正謂

無人掣曳於我禍福皆自己求之也

載芟

蔡邕獨斷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補

其耕釋釋

爾雅釋訓釋釋耕也舍人注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郭本爾雅作郝郝毛詩其耕澤澤正義引舍人爾

雅注作釋釋臧氏鏞堂云釋釋與澤澤同與郝郝亦同釋訓

赫赫迅也釋文云郭音釋舍人本作爽則釋澤郝赫爽五字

並通一曰尔疋本作郝郝舍人注當引詩其耕郝郝云郝郝

猶藿藿郝藿聲相近不當作釋字毛詩作澤澤釋與澤字同

疑是後人順毛而改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王逸楚詞九歎注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又大招注畛田上

道也詩云徂隰徂畛

有畧其耜

爾雅釋詁畧利也

播厥百穀

王逸楚詞九章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

繹繹其達

爾雅釋訓

繹生也繹繹也舍人注繹繹穀皆生之貌孫

炎注繹繹言詳密也郭璞曰二言芸耨精也

喬樅謹案繹毛作驛文選甘肅賦注引薛君章句繹繹盛貌

是韓詩字與魯同穠毛作庶正義引孫炎亦注言詳密也

振古如茲

亦正釋故振古也郭璞注詩曰振古如茲

喬樅謹案毛詩云振自也鄭箋云振亦古也鄭蓋用魯義

良耜

蔡邕獨斷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粳粳良耜

亦正釋訓粳粳耜也舍人注粳粳耜入地之貌

言嚴利也

皇清經角經
喬樅謹案尔疋釋文粳字或作粳粳粳太元經注引作粳粳
是魯詩之文一作粳粳粳粳古今文之異

以秣茶蓼

爾疋釋草茶委葉某氏注詩云以秣茶蓼

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茶亦作滌釋文云秣或作藪今毛詩正作藪攷說
文藪拔田草也或作秣詩曰既秣茶蓼說文秣字既據魯詩
之文以秣作既秣疑魯詩文如此

穫之揜揜積之栗栗

爾雅釋訓揜揜穫也栗栗眾也孫炎注揜揜穫聲也李巡注

栗栗積聚之眾也

並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說文積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然則三家詩積字

當作積爲正

絲衣

蔡邕獨斷絲衣一章九句釋賓尸之所歌也

補

喬樅謹案此篇詩敝云釋賓尸也不明爲何祭之尸惟毛詩

敘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以尸爲靈星之尸則非宗廟之釋

祭矣劉向五經通義亦以絲衣其絲爲言王者祭靈星公尸

所服之衣與高子說合知魯詩義同於毛也胡承珙曰史記

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高祖制召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嘗以歲時

祠以牛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張

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脩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

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農正侂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大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闕伯之星也是爲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零同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也又絲

衣次載芟良耜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此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喬樞謂據論衡明雩篇云水旱不時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彤繹之義也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皆有繹祭賓尸之禮此絲衣詩爲繹賓尸之所歌卽承上載芟良耜兩詩言之載芟爲春祈社稷良耜爲秋報社稷此一歲再祭之明文孝經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社者五土之主稷者百穀之長祭社配以后土祭稷配以后稷五經通義曰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載芟良耜所云祈報社稷者社卽指王社言之稷亦卽靈星之祠祀后稷也漢書

郊祀志曰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所以奉宗廟供粢
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
廟故鄭箋釋絲衣之繹賓尸卽据宗廟之禮申明其說載芟
良耜二篇是正祭所歌樂章絲衣一篇則繹祭所歌之樂章
耳

論衡祭意篇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
民祈穀雨祈穀實也春求穀雨秋求穀實一歲再祀蓋重穀
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二月之時龍星始見故傳曰龍見而
雩龍星見時歲已啓蟄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存故世
常脩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舊故世人不識禮廢不具
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說縣官名曰明星緣
明星之名說曰歲星然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星二月
見則雩祈穀雨龍星八月將入則秋雩祈穀實靈星者神也
神者謂龍星也

補

又明雩篇曾皙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
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饋孔子曰吾與點
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
謂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
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
歌咏而祭也周之四月歲二月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雩又曰
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
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

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
 陰陽故與之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歲氣
 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况歲氣有
 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
 前不備彤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艷穰之報也補
 戴弁侏侏

爾雅釋言侏戴也郭璞注詩曰戴弁侏侏又釋訓侏侏服也

郭璞注謂戴弁服補

喬樅謹案戴毛詩作載攷劉熙釋名云戴載也載之於頭也
 然則戴載義通矣說文侏冠飾貌引詩戴弁侏侏與尔疋注

合

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為立尸故云絲衣其紕會弁侏侏言

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杜佑通典四十四補

喬樅謹案此所引會弁侏侏會蓋戴之譌字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 不吳不驚胡考之休

說苑尊賢篇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

大也補

史記封禪書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不吳不驚

胡考之休

史記武帝紀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不虞不驚

胡考之休

喬樅謹案史記武帝紀張晏謂褚少孫所補褚治魯詩之學

此引詩不虞不驚與封禪書文微異索隱曰毛詩傳云吳譁也姚氏案何承天云此虞當為吳音洪霸反吳說文一曰大言也此作虞者與吳聲相近故假借也或者本文借此虞為驩娛字喬樅攷毛詩不吳不敖釋文本吳字作虞各本作吳此從盧校改正義本作娛娛虞皆吳之假借毛傳訓吳為譁吳譁亦一聲之轉譁即大言也眾經音義卷十一云鍤此古文奇字鏹是吳華古文通用之證敖鄭君訓為傲慢魯詩文作驚敖驚亦皆傲之通假

說文鼎部鼐鼎之絕大者魯詩說鼐小鼎

喬樅謹案余疋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圓弁上謂之鼐毛詩傳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傳釋鼐鼐與余疋說義同余疋魯詩之學也與說文所引魯說不同者蓋說文所引亦魯詩之一說如緋纒維之毛詩釋文引韓詩纒維也文選顏延之宋元皇后哀策文注引韓詩纒繫也訓義各異無妨兼載未可執此非彼失之拘泥又蕭王伯厚詩攷引史記作哉音義哉音資今案封禪書及武帝紀並作蕭未詳王氏所見據何本也

酌

蔡邕獨斷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補

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補

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武
言以功定天下也補

於鑠王師

揚雄長揚賦酌允鑠補

桓

蔡邕獨斷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敘云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釋文云本或
以此句為注胡承瑛曰案正義云序又說名篇之意桓者威
武之志是孔本以此句為序蓋此及下賚予也般樂也皆說
名篇之意文義一例皆當為序詩者之言般疏言定本般樂
二字為鄭注不如崔集注本以般樂也三字為序文之當此

序首言講武類禡而經文無其事恐啓學者之疑故繼之以
桓武志也意謂講武類禡者固武王伐商之事而詩人因其
事以推言其志在於安萬邦而保厥土用四方而定厥家耳
是此序首言額之所由作繼言額之所由名其實仍一義也
喬樅謂據蔡邕獨斷則魯詩序無桓武志也之句與毛詩序
互有詳略

皇以間之

尔正釋詁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尚書正義補

喬樅謹案毛傳亦訓間為代與爾雅合是魯毛義同

賚

蔡邕獨斷賚一章六句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補

喬樞謹案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武王伐紂之年夏

四月祀於周廟將率之士皆封為諸侯皇甫以阮祖其為三

國名用魯詩說則此亦據魯傳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

中論爵祿篇先王之將封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于清廟之

中陳金石之樂隆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

所貴也補

般

蔡邕獨斷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補

於皇明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

史記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受命然後得封禪詩云

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

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喬樞謹案史記所引詩即魯詩說據封禪書言上招賢良趙

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

巡狩封禪改麻服色事綰臧並申公弟子益足證魯詩以般

為言封禪事矣史記又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

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疑傳即指魯詩傳也

自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

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

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泰之處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

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
川百神來歸也補

喬樅謹案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

周泰山補又昔子也補玉銀新明詩魯詩也

爾雅釋山巒山墮郭璞注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

墮山喬嶽補蘇州也補東漢書中衣第也益只嶺魯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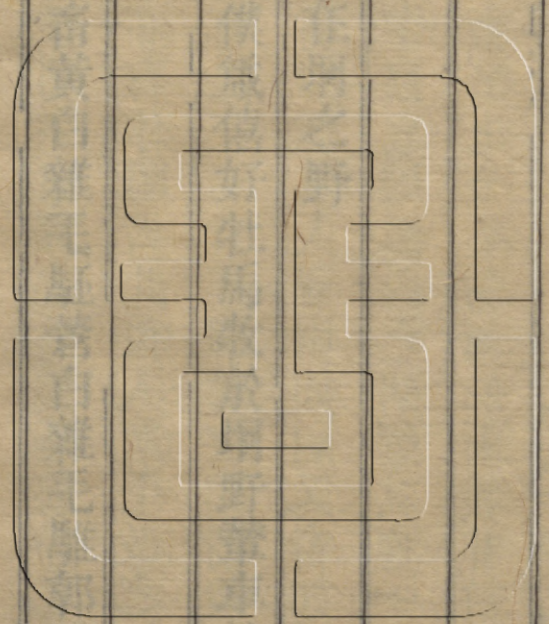
於繹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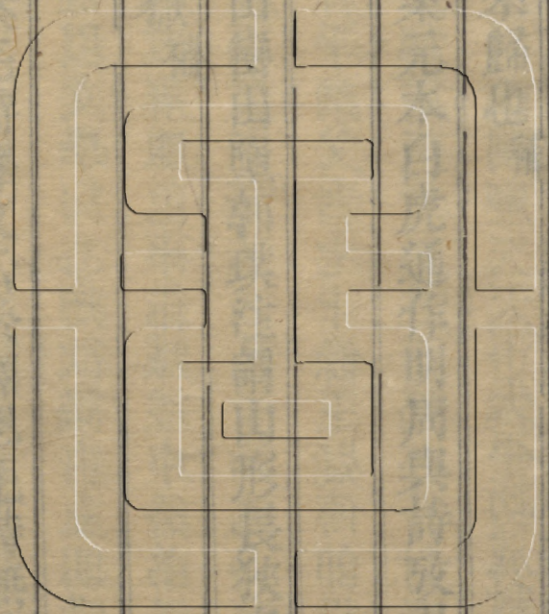
喬樅謹案毛詩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

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

解之孔氏正義云此篇末俗本有於繹思三字誤也臧鏞堂

曰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即在三家亦為衍文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五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六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十九

侯官陳喬樞撰

魯詩頌二

駟頌

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揚雄太僕箴僖好牡馬牧於坰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

有騅有駟

尔疋釋畜黃白雜毛駟蒼白雜毛駟郭璞注詩曰有騅有駟

補

有驪有魚

皇清經解續編

魯詩遺說攷十九

尔疋釋畜驪馬黃脊駟二目白魚郭璞注詩曰有驪有魚補

喬樅謹案爾雅釋文駟說文作驪今尔疋本亦有作驪者據

此則爾雅駟字即驪之異體蓋魯詩之文驪字作駟陸云今

爾雅本亦有作驪者此後入順毛改之郭璞承用舊注當引

詩有駟有魚字不宜作驪驪字殆皆後人所改段氏說文注

云覃古音如淫其入聲則如熠又音如尋其入聲則如習驪

駟必一字鳥之鶉鷄蟲之熠燿其理一也今說文驪驪馬黃

脊駟馬豪駟也分驪驪兩形兩義非許之原文玉篇駟下曰

驪馬黃脊又馬豪駟可證二義分爲二形之非矣

有駟

君子有穀貽厥孫子

列女傳魯季敬姜篇詩曰君子有穀貽厥孫子補

喬樅謹案毛詩君子有穀貽孫子無厥字釋文云本或作詒

厥孫子詒于孫子皆是妄加也陸說非是三家詩文同與毛

殊子政列女傳引詩有厥字是魯詩文作貽厥孫子然則知

本或作詒于孫子者乃齊韓詩文陸氏詆爲妄加過矣又自

今以始歲其有釋文云本或作歲其有矣又作歲其有年年

矣皆衍字也年矣今本誤作者矣宜訂正按隸釋載西嶽華山廟碑歲其

有年毛詩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作歲其有年當亦從三家詩

之文也

泮水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

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白虎通辟雍篇天子辟雍諸侯泮宮何以知有水也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苕詩訓曰水圓如壁諸侯曰泮宮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

喬樅謹案壅之言垣言疑當作以其餘壅之以垣句斷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二句語意相應若毛詩作芹芹與旂韻疑苕爲字之誤也又案酈道元水經注泗水篇魯泮宮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東西一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此說當亦本三家詩訓

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列女傳一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

補

喬樅謹案匪教毛詩作伊教於義爲順此蓋與上文匪怒相涉而誤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苕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說苑雜言篇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泉源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理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潔而出其似善化者眾人取乎品類以正萬物

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
聖人者通濶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詩云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此之謂也夫仁者
何以樂山也曰夫山龍嵒嶽舉萬民之所觀仰草木生焉眾
物立焉飛禽萃焉走獸休焉寶藏殖焉奇夫息焉育羣物而
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限焉出雲風通氣於天地之間國家
以成是仁者所以樂山也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
謂矣

澗此羣醜

爾雅釋故澗治也某氏曰詩云澗此羣醜

毛詩正義補

喬樅謹案澗毛詩作屈傳云收也箋云治也釋文引韓詩屈

收也收斂得此眾聚正義曰澗屈音義同攷釋故屈聚也郭
泚引詩屈此羣醜字不作澗者郭依毛韓某氏則據魯詩鄭
箋屈治之訓正用魯義也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余正釋訓矯矯勇也舍人注矯矯得勝之勇也詩云矯矯虎

臣

釋文補

蔡邕集明堂月令論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諸侯泮
宮獻馘卽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

獷彼淮夷

揚雄揚州牧箴獷彼淮夷

喬樅謹案獷毛詩作憬文選安陸王碑注引辭君章句作獷

是魯韓字同

來獻其琛

蔡邕集和熹鄧后諡議來獻其琛

張衡東京賦獻琛執贄補

闕宮

揚雄法言公子奚斯嘗臨正考甫矣補

王延壽魯靈光殿賦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詞補

喬樅謹案辭君章句云是詩公子奚斯作知魯韓詩說同

闕宮有恤補

爾雅釋詁愆愆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箋闕神也正義云愆與闕字異音同釋詁愆

與神俱訓為愆故闕為神也攷春秋元命包姜嫄遊闕宮其

地扶桑履大人迹生稷與毛詩引孟仲子以闕宮為祿宮說

合緯多用齊詩釋詁之訓蓋本魯說

赫赫姜嫄其德不佻上帝是依

列女傳一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佻上帝是依

黍稷重稔植穉菽麥

高誘呂覽任地篇注晚種早熟為稔早種晚熟為重詩云黍

稷重稔植穉菽麥補

實始翦商

尔雅釋詁翦勤也補

喬樅謹案惠氏棟云大王自邠遷岐始能光復祖宗脩朝貢

之職勤勞王事也攷晉書習鑿齒傳云昔周人詠祖宗之德
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夫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語意亦主
勤商而言然則釋詁之訓蓋卽魯義也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白虎通封公侯篇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詩
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
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興也補

又攷黜篇公功成封百里詩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補

又王者臣有不名篇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已父
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補

後漢書肅宗詔曰詩云叔父建爾元子東平憲王傳補

高誘呂覽貴公篇注伯禽周公子也詩云建爾元子俾侯于

魯補

何休公羊傳解詁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詩

曰王曰叔父是也桓公四年補

喬樞謹案公羊解詁語與白虎通合亦邵公用魯詩之一證

夏而福衡

張衡東京賦物牲辯省設其福衡補

毛魚載羹

張衡東京賦毛魚豚胎亦有和羹補

三壽作朋

張衡東京賦送迎拜乎三壽

喬樅謹案漢書禮樂志注引李奇曰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
叟詩云三壽作朋與張平子賦送迎拜乎三壽說合當亦魯
詩之訓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贊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案漢書傳贊引詩同又見匈奴傳贊嚴朱等傳贊引詩

喬樅謹案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云詩稱戎狄是膺荆荼是懲
舒字作荼此魯詩之文故與毛氏異餘所引作舒者疑皆後
人改耳

趙岐孟子章句五膺擊也懲艾也周家時擊戎狄之不善者

懲止荆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補

喬樅謹案邠卿以此二句為言周公事說與毛詩箋異蓋本
魯故

黃髮給背壽胥與試

張衡南都賦給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補

喬樅謹案鮑毛詩作台古文之消借

新序雜事五詩云壽胥與試美用老人之言以安國也補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中論天壽篇詩云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人豈有萬千歲者

皆令德之謂也補

泰山巖巖魯侯是瞻

皇清經解賣扁 魯詩遺說攷十九

說苑雜言篇詩曰泰山巖巖魯侯是瞻樂山之謂也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魯邦所瞻與此所引字異說苑據魯詩之文也

風俗通義十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補

弁有龜蒙

余正釋言弁同也郭璞注詩曰弁有龜蒙補

喬樅謹案今本余正注引詩作奄有龜蒙與毛詩同攷釋言字本作弁注不宜以奄字證弁此後人順毛改之今為訂正

遂撫大東

余正釋故撫有也郭璞注詩曰遂撫大東補

喬樅謹案毛詩撫作荒傳云荒有也箋云荒奄也此所引與毛詩異邢昺疏以為或齊魯韓詩喬樅攷毛詩釋文云荒韓詩作荒至也釋文本引韓詩作荒盧氏文弼曰若韓作荒則與毛鄭字無異何須別出浦氏聲之云疑是作荒則撫字非出韓詩郭氏所引承用舊注魯詩之文也荒撫一聲之轉禮記投壺篇毋撫毋敖大戴禮作無荒無傲是通用之驗

保有鳧嶧

余正釋山屬者嶧注曰言絡繹相連今魯國鄒縣有嶧山純

石相積構連屬而成山蓋謂此也

喬樅謹案毛詩保有鳧釋傳云鳧山也釋山也釋者嶧之假

借字

黃髮齟齬

余正釋詁黃髮齟齬壽也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尚書

正義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老人壽徵也補

喬樅謹案齟齬毛詩作兒說文齟老人齒也兒者齟之假借此

依魯詩今文也釋名曰九十曰黃耆鬢髮變黃也或曰齟齬

大齒落盡更生細者如小兒齒也當亦本魯詩說爾雅釋文

兒本今皆作齟五兮反一音如字本今皆作齟者謂舍人及

樊孫諸本今皆作齟字惟陸氏所據郭本作兒故云然然則

兒字蓋後人順毛所改也

張衡南都賦於是乎齟齬眉壽船背之叟皤皤然被黃髮者

喟然相與歌補

寢廟釋釋

揚雄甘泉賦曰望通天之繹繹又大常箴寢廟釋釋補

蔡邕獨斷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曰朝後曰寢終

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

冠几杖象生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

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補

高誘淮南時則訓注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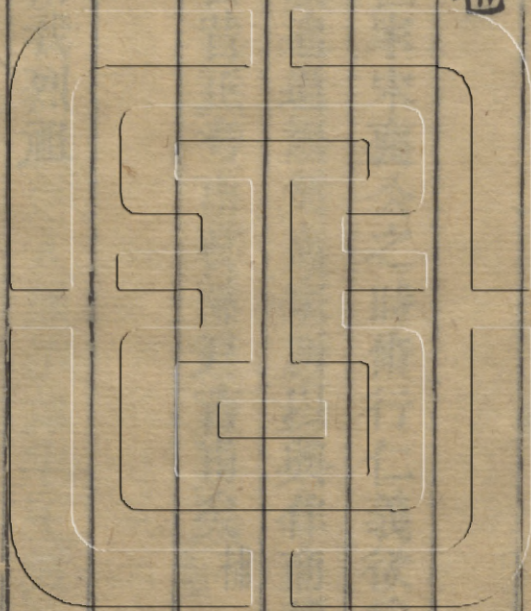
也又呂覽季春紀注引詩同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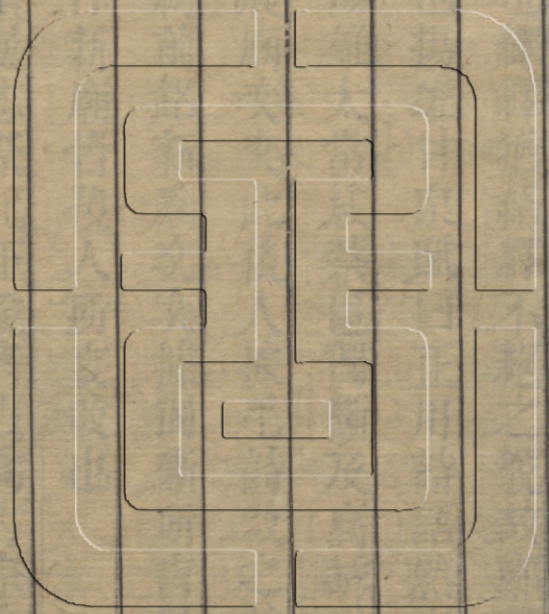
喬樅謹案毛詩新廟奕奕周官鄭君注引詩作寢廟釋釋云相連貌也釋釋猶絡繹不絕之貌故鄭君及蔡邕高誘並云言相連也揚雄甘泉賦曰正用詩語然則魯詩文當作寢廟釋釋今揚雄太常箴蔡邕獨斷及高誘呂覽注淮南子注引詩俱作寢廟奕奕此後人據毛詩改之並宜訂正又中郎集胡大傅祠前銘新廟奕奕據獨斷所言是寢廟連文此用詩語不得作新廟皆後人所妄改也

司馬彪續漢志祭祀下說者以爲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後有寢也月令有先薦寢廟詩稱寢廟奕奕言相連也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

補

喬樅謹案劉昭補注引謝沈書曰蔡邕引中興以來所脩者爲祭祀志卽邕之意也又後漢書蔡邕傳注引邕別傳十意之次郊祀意第四然則司馬紹統所作祭祀志卽蔡邕郊祀意之文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六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七

南菁書院

魯詩遺說攷二十

侯官陳喬樞樸園著

魯詩頌三

商頌

史記宋世家宋襄公之時脩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

甫美之故追道湯契高宗所以興作商頌補

揚雄法言昔正考甫嘗睇尹吉甫矣補

那

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白虎通禮樂篇詩云奏鼓簡簡衍我烈祖補

湯孫奏嘏

皇清經解續編 魯詩遺說攷二十

爾雅釋詁嘒大也郭璞注詩曰湯孫奏嘒補

喬樅謹案王伯厚詩攷引爾雅注奏假作嘒今本注引詩仍

作假與毛詩同此後人順毛改字王氏所見蓋舊本也

鼗鼓巖巖

說文鼓部鼗鼓聲也詩曰鼗鼓巖巖補

喬樅謹案毛詩作淵淵淵巖古今字然則三家詩當皆作巖

也補宋世案水經公之制制行二巖巖巖巖主其大夫五

嘒嘒管聲

風俗通義六詩云嘒嘒管聲補

鏞鼓有鞀

張衡東京賦鏞鼓設

萬舞有奕

張衡東京賦萬舞奕奕

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列女傳二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又荀子大略篇引詩文同補

烈祖

五經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

毀詩正義

喬樅謹案毛詩敘烈祖祀中宗也箋云中宗殷王大戊湯之

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

宗正義引異義詩魯說云云又引古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

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

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今攷漢書韋元成傳元成等奏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益而已元成治魯詩者此魯說謂周成王廟以時毀之說也又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議皆以爲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此亦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之說也滿昌治齊詩者是齊詩亦與魯說同惟王舜劉歆議以爲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禮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爲設數故於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歆等所言卽古尙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之義然與魯齊詩說不合許氏治古文者故異義謹案語用古尙書說詩毛氏亦古文

家也鄭君於許氏異義從而不駁則詩箋之義當亦以殷中宗廟為宗而不毀矣

亦有和羹

張衡東京賦亦有和羹

黃耆無疆

蔡邕集崔君夫人誄黃耆無疆

元鳥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元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

案贊曰余以頌次契之事則此本紀所敘契事本之詩傳也

淮南墜形訓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高誘注

曰有娥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娥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

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天使元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

契是為元王殷之祖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也補

高誘淮南脩務訓注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

契幅背而生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也補

潛夫論五德志篇娥簡吞燕卵生子契為堯司徒職親百姓

順五品補

楚詞天問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王逸注簡狄

帝嚳之妃元鳥燕也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

喜而吞之因生契

補

喬樞謹案史記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

女脩織元鳥隕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事與有娥女相類

呂覽音初篇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篋少選

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

飛實始作為北音高誘注天令燕降卵于有娥氏女吞之生

契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又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此之

謂也

補

白虎通姓名篇殷姓子氏祖以元鳥子生也

補

蔡邕月令章句簡狄以元鳥至之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

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

補

殷社芒芒

史記三代世表詩傳曰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

浴於元邱水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即生契

契生而賢堯立為司徒姓之曰子氏子者茲茲益大也詩人

美而頌之曰殷社芒芒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商者質殷號也

邦畿千里

張衡西京賦封畿千里

長發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列女傳一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

娣浴於元邱之水有元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
 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
 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
 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於
 亳及堯崩舜卽位乃敕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
 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
 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元鳥
 降而生商此之謂也頌曰契母簡狄敦仁厲翼吞卵產子遂
 自脩飾教以事理推恩有德契爲帝輔蓋母有力補
 王逸楚詞離騷注有娥國名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
 帝生賢子詩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

高誘呂覽音初篇注詩曰有娥方將立子生商補

喬樅謹案高注呂覽引詩立子生商與列女傳所引文合疑
 魯詩本無帝字王逸楚詞注引詩有帝字者或後人順毛加
 之歟

元王桓撥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

白虎通瑞贄篇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
 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補

率禮不越

蔡邕集胡公碑率禮不越

說苑復恩篇詩云率禮不越補

喬樅謹案毛詩率履韓詩作禮蔡集引亦作禮是魯與韓同
今本說苑仍作率履或後人所改也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說苑敬慎篇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其戒之哉補

又雜言篇子路盛服而見孔子孔子曰由是襜褕者何也昔
者江水出於岷山其始也大足以濫觴及至江之津也不方
舟不避風不可渡也非惟下流眾川之多乎今若衣服甚盛
顏色充盈天下誰肯加若者哉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自
如也孔子曰由記之吾語若賁於言者華也奮於行者伐也
夫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至也言要則知行

要則仁既知且仁夫有何加矣哉由詩云湯降不遲聖敬日
躋此之謂也補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荀子臣道篇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補

百祿是擎

爾雅釋故擎聚也補

說文手部擎東也詩曰百祿是擎補

喬樅謹案擎毛詩作適傳云聚也與爾雅字異而義同東謂
收束亦聚之義也釋故擎聚之訓即釋此詩擎字說文所引

亦據魯詩故文與毛異

受小琪大琪

皇清經解續編
喬樅謹案高誘淮南本經訓注蛩讀詩小琪之琪藏本字作拱拱手不从玉未詳孰是

爲下國駿蒙

荀子榮辱篇詩曰受小共夫其爲下國駿蒙

補

喬樅謹案駿蒙毛詩作駿龐龐蒙聲近故方言云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龐矣

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荀子議兵篇凡用兵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故仁人用國曰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補

喬樅謹案說苑雜事三亦載孫卿議兵篇惟武王載發發字作旆則莫我敢遏遏字作曷爲小異耳陳奐曰毛詩旆字疑誤旆當作伐如詩六月帛棧左傳精棧今字皆作旆則此詩旆字本作伐誤爲棧又改爲旆耳箋云於是有武功有王德及興師出伐是鄭所據詩作伐案說文玉篇引詩並作武王載坡考工記鄭注云畎土曰伐說文畎土謂之坡是坡伐同也荀子議兵篇及韓詩外傳三引詩作武王載發噫嘻箋云發伐也是發伐同也伐坡發其用字不同而不爲旆旆之名則皆同此可以訂今本經傳之誤

傳旆旗也是後人所竄

發行也以言

出師也今漢書刑法志新序雜事三亦作旆皆後人依誤本

毛詩改之

史記殷本紀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於是號曰武王

喬樅謹案贊言自成湯以來采之書詩知太史公此語即據

魯詩也

揚雄荊州牧箴亦有成湯果秉其鉞

蔡邕黃鉞銘如火之烈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蔡邕典引注韋豕韋顧已姓之國皆夏諸侯湯誅之詩云韋

顧既伐

李善文選注引

高誘淮南俶真訓注昆吾夏伯桀世也又墜形訓注昆吾楚

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為夏伯詩云昆吾夏桀

補

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高誘淮南脩務訓注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

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是也

補

高誘呂覽當染篇注湯契後十二世孫主癸之子為天乙伊

尹湯相詩云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補

殷武

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揚雄揚州牧箴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

又并州牧箴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

喬樅謹案虞氏釋易利用賓于王引詩莫敢不來賓莫敢不

來王與揚雄引用詩詞小異蓋三家文有不同各據所見也
不潛不濫

趙岐孟子章句十三不僭不濫詩人所紀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

張衡東京賦京邑翼翼四方所視

漢書王莽傳劉歆議殷有翼翼之化補

後漢書魯恭疏四方是則

潛夫論浮侈篇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補

喬樅謹案後漢書王符傳亦與潛夫論文同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

尔正釋訓赫赫濯濯迅也孫炎注赫赫顯著之迅毛詩正義樊光

注詩曰濯濯厥靈釋文補

喬樅謹案尔正釋文赫赫舍人本作奭躍躍樊光本作濯赫
奭古通疑舍人本作奭者是魯詩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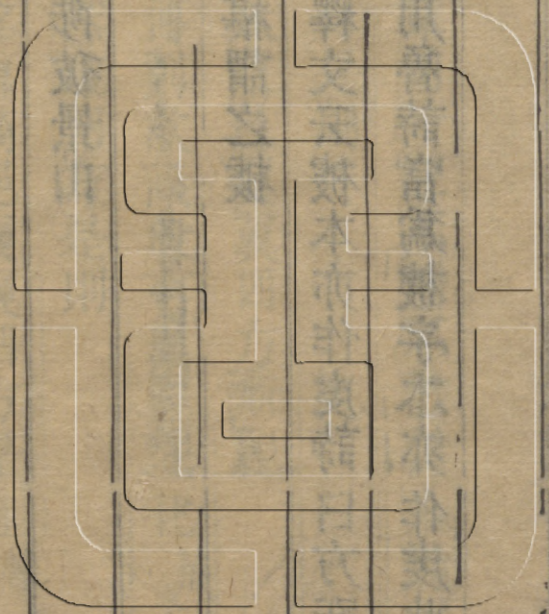
陟彼景山

張衡冢賦陟彼景山

方斲是榘

爾雅釋宮榘謂之榘

喬樅謹案釋文云榘本亦作虔詩曰方斲是虔作虔者是毛
詩文尔正用魯詩當爲榘字本亦作虔此後人順毛改之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百三十七終

長沙王賓校
湘陰吳宗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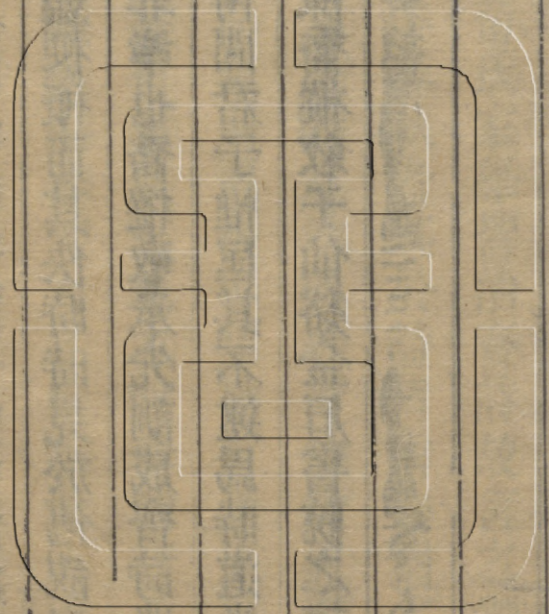
齊詩遺說攷自序

漢置五經博士詩魯齊韓三家竝立學官所以扶微學廣異義也漢書藝文志載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孫氏傳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隋書經籍志云齊詩魏已亡是三家詩之失傳齊為最早魏晉以來學者尠有肄業及之者矣宋王厚甫所撰詩攷其於齊詩僅據漢書地理志及匡衡蕭望之傳與後漢書伏湛傳中語錄入數事寥寥證閒摭臆說之董彥遠說往往持論不根難以徵信近世余齋客范家相盧文弨王驥馮登府諸君皆續有採輯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於齊詩專家之學究未能尋其端緒也先大夫曩蒐討三家遺說與毛氏異同者為之參互攷證

緝而未成命喬樅卒業焉竊攷漢時經師以齊魯爲兩大宗文
景之際言詩者魯有申培公齊有轅固生春秋論語亦皆有齊
魯之學此其大較也先大夫嘗言漢儒治經最重家法學官所
立經生遞傳專門命氏咸自名家三百餘年顯於儒林雖詩分
爲四春秋分爲五文字或異訓義固殊要皆各守師法持之弗
失寔固而不肯少變斯亦古人之質厚賢於季俗之逐波而靡
也喬樅比補緝齊詩佚文佚義於經徵之儀禮大小戴禮記於
史徵之班固漢書荀悅漢紀於諸子百家徵之董仲舒春秋繁
露焦贛易林桓寬鹽鐵論荀悅申鑒諸書皆確有證據不逞私
臆之見不爲附會之語斷於實事求是而已夫轅生以治詩爲
博士諸齊以詩貴顯者皆固之弟子而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

明始昌通五經后蒼事始昌亦通詩禮爲博士訖孝宣世禮學
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詩禮師傳
旣同出自后氏則儀禮及二戴禮記中所引佚詩皆當爲齊詩
之文矣鄭君本治小戴禮注禮在箋詩之前未得毛傳禮家師
說均用齊詩鄭君據以爲解知其所述多本齊詩之義故鄭志
答吳模云坊記注以燕燕爲夫人定姜之詩先師亦然先師者
謂禮家師說也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班固之從祖伯少受詩
於師丹誦說有法故叔皮父子世傳家學漢書地理志引子之
營兮及自杜沮漆竝據齊詩之文又云陳俗巫鬼晉俗儉陋其
語亦與匡衡說詩合是其驗已荀悅叔父爽師事陳寔寔子紀
傳齊詩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後漢書言荀爽嘗著詩傳爽之詩

學太邱所授其爲齊學明矣轅固生作詩內外傳荀悅特著於漢紀尤足證荀氏家學皆治齊詩故言之獨詳耳至如公羊氏本齊學治公羊春秋者其於詩皆稱齊猶之穀梁氏爲魯學治穀梁春秋者其於詩亦稱魯也董仲舒通五經治公羊春秋與齊人胡毋生同業則習齊可知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尙書有夏侯洪範之說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皆明於象數善推禍福以著天人之應淵源所自同一師承確然無疑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喜卽東海孟卿子焦延壽所從問易者是亦齊學也故焦氏易林皆主齊詩說豈僅甲戌己庚達性任情之語與翼氏齊詩言五性六情合亥午相錯敗亂緒業之辭與詩汜麻樞言午亥之際爲革命合已哉若夫桓寬鹽鐵論以周南之置免爲刺義與魯韓毛迥異以邶風之鳴雁爲推文與魯韓毛竝殊又其顯然易見者耳夫以二千餘年湮沒無傳之絕學墜緒茫茫苟能獲其單詞隻義已不啻吉光片羽良可寶貴况乎沿流溯源尙有涯涘之可尋則雖未足以盡梗概而其佚時時見於他說者猶存什一於千百抑不可謂非幸也喬樞敬承先訓成齊詩遺說攷四卷爰識大略以就正博聞君子惟匡其不逮焉時道光二十有二年孟夏初吉侯官陳喬樞敘于仙谿金石書院之講堂



齊詩敘錄

轅固生

史記儒林傳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固問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今上初卽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辭人公孫宏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者皆本轅固生諸齊人以詩貴顯皆固之弟子也

喬樅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固之弟子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陸璣毛詩草木疏云公孫宏亦事固固授昌邑太傅夏侯

始昌始昌授東海剡人后蒼然則公孫宏亦固之弟子也又漢書藝文志云詩經齊家二十八卷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后氏傳三十九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齊雜記十八卷據藝文志言齊轅固爲之傳荀悅漢紀亦言轅固生作詩內外傳是齊詩之有內傳外傳也明甚志敘六家祇有后氏孫氏而不及轅生者蓋后氏故傳卽本諸轅生也后氏故二十卷而后氏傳多至三十九卷殆合內外傳言之歟

夏侯始昌

漢書夏侯始昌傳始昌魯人也通五經曰齊詩尙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曰壽終族子勝亦曰儒顯名

后蒼

漢書儒林傳后蒼字近君東海鄒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皆有傳

孫氏

漢書藝文志齊孫氏故二十七卷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喬縱謹案孫氏著齊詩故傳卷帙至五十五卷之多可謂博而詳矣惜儒林傳不載其人名字遂佚不可攷又志載齊雜記十八卷惜亦不著撰人姓名

翼奉

漢書翼奉傳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不仕好律厯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

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豈况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又曰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與廢觀性已厯觀情已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東大水郡國十一飢疫尤甚明年二月戊午地震七月己酉地復震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已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厯陳成敗已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

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迺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呂庚寅初用事麻以甲午從春麻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廉貞百年之精歲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曰大通天下也今左右亡同姓獨

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惟陛下財察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知道之可信也願復賜閒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曰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召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其後貢禹奏定迭毀禮匡衡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奉曰中郎爲博士諫大夫年老曰壽終子及孫皆曰學在儒官

蕭望之

蕭育

蕭咸

蕭由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事同
 縣后蒼且十年已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
 侯勝問論語禮服束師諸儒稱述焉宣帝聞望之名拜為謁者
 累遷至二千石寢益任用以太子太傅拜前將軍受遺詔輔政
 領尚書事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等勸道上已古制多所欲匡
 正而中書宦官用事宏恭石顯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譖望之
 等免為庶人顯等封敕令召望之就吏門下士朱雲好節士勸

望之自裁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不忘每歲
 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
 已父任為太子庶子拜司隸校尉歷太山太守右扶風哀帝時
 拜南郡太守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為時令遷張掖宏農河東太守所居
 有迹官至大司農由字子驕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
 定太守治郡有聲復為江夏陳留太守元始中徵為大鴻臚
 白奇 漢書蕭望之傳望之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誦古注曰常同於后蒼受業而奇後為博士

匡衡

匡咸

漢書匡衡傳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衡好學尤精力過絕人諸

皇清經解系錄
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衡射策甲科除爲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府梁邱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官而皇太子見衡對私善之元帝卽位曰爲郎中遷博士給事中爲太子少傅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曰對言多法義建昭三年代韋元成爲丞相封樂安侯成帝建始三年免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多爲博士者

師丹

漢書師丹傳丹字公仲瑯琊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爲

郎元帝末爲博士建始中爲東平王太傅徵入爲光祿大夫遷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哀帝卽位爲左將軍領尙書事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時傅太后要上必欲稱尊號郎中令洽袞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宜爲其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有司皆曰爲宜如袞猶吉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曰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定陶共王號諡已前定不得復改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恩義已備陛下旣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王祭由

是浸不合上意遂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言丹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黃耆宜復爵邑使奉朝請平帝卽位呂厚邱之中鄉封丹爲義陽侯

案齊詩傳白后蒼漢書藝文志言禮家自漢興訖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翼匡受詩后氏故其詩學並善於禮如定寢廟迭毀制及正南北郊議皆深得禮之大經師丹此議正名位而定一尊說禮獨精何氏義門以爲真天理人情之至雖附之經可也

滿昌

張邛

皮容

漢書儒林傳匡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旂君潁川滿昌君都爲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業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邛瑯琊皮容皆至大官徒眾尤盛

班伯

漢書敘傳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誦說有法拜爲中常侍遷奉車都尉爲定襄太守郡中稱神明歲餘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禁中設宴飲之會伯言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適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卒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

馬援

東觀漢記馬援字文淵扶風人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朱勃年

十二能誦詩書嘗侯援兄况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兄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後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常待以舊恩及援遇讒惟勃能終焉

喬縱謹案漢書儒林傳云匡衡授穎川滿昌而東觀記作蒲昌疑是字誤後漢書馬援傳言援少有大志嘗受齊詩意不能守章句又章懷後漢書注引續漢書云朱勃能說韓詩

伏理

伏湛

伏隆 後漢書本傳隆字伯文章懷太子注引東觀漢記隆作盛字伯明

伏晨

伏無忌

後漢書伏湛傳湛字惠公瑯琊東武人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父理爲當世名儒曰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成帝時曰父任爲博士弟子更始立以爲平原太守時倉卒兵起天下驚擾而湛獨晏然教授不廢光武卽位知湛名儒舊臣欲令幹任內職徵拜尙書使典定舊制帝曰湛才堪宰相拜爲司直行大司徒事建武三年爲大司徒封陽都侯二子隆翁翁嗣節卒子光嗣卒子晨嗣晨謙敬博愛好學尤篤卒子無忌嗣亦傳家學博物多識順帝時爲侍中屯騎校尉永和元年詔無忌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元嘉中桓帝復詔無忌與黃景共撰漢記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

要號曰伏侯注卒子質嗣官至大司農卒子完嗣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鬪云 又伏隆傳隆字伯文少呂節操立名建武二年詣懷宮光武甚親接之時張步兄弟各擁疆兵據有齊地拜隆爲太中大夫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拜光祿大夫使於步隆招懷綏輯多來降附帝嘉其功比之酈生卽拜隆爲東萊太守而劉永亦復遣使立步爲齊王步貪王爵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帝得隆奏召父湛流涕以示之曰隆可謂有蘇武之節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詔隆中弟咸收隆喪以子瑗爲郎中

伏黯

伏恭

後漢書儒林傳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呂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呂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呂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視事十三年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四年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迺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呂恭爲三老年九十卒子壽官至東郡太守

喬縱謹案陸璣詩草木疏載齊詩授受源流自轅固生至翼匡師伏之學皆與漢書儒林傳同又云其後伏黯傳理家學

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以授嗣子恭恭以黯任
爲郎永平中拜司空恭刪定章句定爲二十萬言年九十而
卒又蜀郡任末廣漢景鸞皆以明習齊詩教授著述而卒陸
德明詩序錄注稱陸璣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
令陸氏在范蔚宗前去漢甚近其言實與漢書儒林傳相表
裏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伏黯以下則序錄所未詳也

任末

後漢書儒林傳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
授十餘年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
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
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後漢書儒林傳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
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
取河洛以類相從己爲交集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
一篇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
不就以壽終

喬樅謹案翼氏言齊詩五際之要與易陰陽春秋災異並論
又著風角占候諸書漢伯所理齊詩蓋翼氏之學也

陳紀

後漢書陳紀傳紀字元方己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
之士皆推慕其風及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號曰陳子黨禁

解四府辟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尙書圖象百城已厲風俗拜五官中郎將遷侍中出爲平原相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辨嚴卽時之郡璽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尙書令拜大鴻臚年七十二卒於官

經典釋文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

喬樞謹案三國志陳羣傳云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寔德冠當時紀諶並名重於世寔爲太邱長遭黨錮隱居荆山遠近宗師之諶爲司空掾早卒紀歷位平原相侍中大鴻臚著書數十篇世謂之陳子寔之亡也司空荀爽太僕令韓融並制總麻

執子孫禮據陸德明敘錄言寔子紀傳齊詩則太邱之受業太學其所習當爲齊詩荀爽師事陳寔嘗著詩傳後漢書載爽對策語有聞之師曰火生於木木盛於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云云卽本翼氏齊詩之義是爽治齊詩之學無疑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先賢行狀曰烈以潁川陳寔爲師一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然則王烈賈彪李膺韓融等之皆習齊詩又可知矣

